

泰  
何  
大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7913B

拓荒叢書

陸阿六

戴平萬著

上海

現代書局

館書 1930

書藏



1930 4 15 付排

1930 5 15 出版

1 — 2000 册

版權所有

每册實價大洋四角

上海現代書局發行

## 目 錄

陸阿六 .....	1
獻給偉大的革命 .....	31
村中的早晨 .....	63
春泉 .....	85
新生 .....	103

1953

~~237700~~

陸 阿 六

## 陸 阿 六

這裏有一個勇敢而率直的戰士，他的名叫陸阿六，是個非常年輕的農民。他的軀幹非常之壯健，他的容貌是純樸而且非常有趣。在必要的時候，他能夠一氣跑了幾十里路，而沒有休息。有人喘着氣地問：

“喂，阿六，還走得動嗎？”

“還來得，到那裏去呢？”他揩着汗，爽快地笑了，又接道：“你老大概是喉渴了罷？我到甚麼地方找點水來喝。嘻！沒有水真要命！”

他對於每一個同伴都很賣氣力，這是誰都知道而且稱讚着他的。而對於革命呢，那是更不用多說；他的生命便是鬥爭的本體啊！

像這樣，他跟着隊子到鄉村，到縣城，到亂山荒林裏，不覺也過了兩年多了。在這艱難困苦的奮鬥中間，在這槍林彈雨以至於東逃西跑的狀況底下，他愈見長大起來；他的眼光更加銳利，他的皮膚更加漆黑，而他的心也更加堅決地要打倒一切不合理的階級社會。

“老哥，前進罷，落伍是不行的啊！”當他看見同伴們有時因為太疲倦而現着衰頹的樣子的時候，他總是天真而勇敢地鼓勵了幾句。

有許多人都驚嘆地道：“真看不出來呢！像他這樣的年輕，倒是一個堅決的革命者！”

但是，假如你聽了他述說着這以前的孩子的生活，你便不會有甚麼奇怪的了。

太小的時候的事情，他自然是不能夠記得很清楚的。到現在他所記得的，而且常常和同伴們述



說的是從他家裏的豬的事情開頭說起。

.....

那是在他還沒有十一歲的時候，他的家也還沒有像現在的這麼窮困，有一頭牛和兩隻豬。他每天都是到田野間去看牛，那兩隻豬是他的母親飼養的；她對待豬好像對待兒子們一般，非常的愛惜。人們說豬總是過着豬的生活，但是他們的豬可過着和他們一樣的生活。這是他們的生活降低得和豬一樣呢，或者是他們把豬的生活提高得和人一樣呢？他那時自然不能夠正確地回答這個問題，不過他總覺得他們一家的生活和豬是極其接近的。他的父母親是大的豬，他和他的弟妹們是小的豬。但是，在事實上，那時候他的妹妹還沒有生出來，弟弟也還在他的母親的肚子裏才有了五個多月。

他的母親大着肚子，很辛苦地在餵着豬。豬有時候真是頑皮，總不肯好好的吃着。有時要給他的母親大聲地嚇叱，有時却受了他的母親的勸告，那

豬才吃得肚皮漲得光光的連門限也走不過去。

雖然他的責任是看牛，但是陸阿六也時常給母親叫去人家的園裏挑着番薯藤來給豬吃。在母親的叱罵和勸誘都沒有效果的時候，他也被母親叫到鄰居去要來了一點細糠。

豬是一大一小，大的很胖大，已經養了半年，小的是兩個月前才從墟裏買來的。大的豬總要咬着小的豬，欺牠的力量薄弱；同在一槽裏吃東西的時候，那小的也沒有一次吃得舒服。他的母親說：

“可憐的，小的給大的欺負，等大的賣了才得快活的過日子呢！”

“不要可憐了，媽媽！大的欺負小的是不對的！”他說。

真的，他並不像他的母親那樣的柔和。當他看見大的豬用着長長的嘴吧去犁着那小豬的時候，他便狠狠地在大的豬的背上捶了一拳，豬銳叫着直衝出門外去，在遠遠的那邊作着噓噓的嘆氣。他站在門口還扎緊着小拳頭向豬示威呢。他這樣做，時

常受着他的母親的責罵。可是他總是要鳴不平，當那強者無理地壓迫着弱者的時候。

可憐的，那隻大豬並不算是強者，牠也一樣的遭受了許多的壓迫。有一次，牠腿部流着血地跑回家來，帶着失驚的樣子。他的母親細細地看出在牠的後腿給刀刺傷了。她一面撫着傷痕一面呢喃着：

“都是不安分守己，才受了災難呢。”

而在陸阿六覺得，事情並不像他的母親說的那樣。有好多次他親自看見他們的豬給三老爺和其他的有錢有勢的人的兒子們任情地驅趕；或者用竹鞭抽牠，或者用他們的穿着小皮鞋的腳踏牠。有一次他問道：

“爲甚麼打我們的豬呢？”

“是的！要打！”那個三老爺的兒子惡聲地說。

“臭鳥！你打牠我便要打你的！”阿六怒叫着。

“噯呀！你是甚麼人敢打我！”

“我就是我敢打你！”

於是罵着，罵着，便打起架來了。他騎在那三

老爺的兒子身上，一拳一拳地用力捶將下去，直等到大人們來了，把他拉起來；可是那個被打的孩子已經滿臉泥土了。

“你這野種！你怎能夠打他呢？”一個中年的農婦說。

“不能夠？他打我們的豬，我便要打他呢！”阿六站在一旁憤憤地說。

“這樣蠻橫！三老爺自然會去問你的父親的。”

“我不怕！”

大人們都嘖嘖稱怪起來。而那三老爺的兒子儘哭啼啼地叫個不住。他的干淨的衣服都污滿了塵土，腳上的鞋子也掉去了一隻。

“我怕你麼？我找我爸爸去！看一看罷！”說着哭着便知回家去。

不要道誰走去報告阿六的父親，老陸，他從園裏趕了來，遠遠地便可以聽到他的粗暴的惡罵。

“狗種！畜娘的！你怎敢打三爺的兒子呢？你想害我們一家嗎？……”

也不待他的分辨，他的父親便撐起了那鐵錘般大的拳頭，用着掘園的猛力，在他的頭上捶了幾下。雖然農家的孩兒總要時常受着父親和其他的管教人的無情的捶打，但是陸阿六終於感到疼痛而啼叫起來了。他的父親也不理他，自去哄着那三老爺的兒子住了哭，帶着回三老爺的家去。

“孩子，你要知道的，他們的人是打不得的。”當阿六一面哭一面向母親訴說着這事情的時候，他的母親連教訓帶安慰地說着。“孩子，乖乖的，不要哭罷，你爸爸不打你怎受得起他們的責問呢？爸爸不是安心要打你的。……乖乖，不要哭罷，他們是有錢人，他們的兒子是銀是金，我們的是……唉！誰教你不生在他們家呢？！至少也會少了一些枉屈……”他的母親說到這裏，已經忍不住地飲泣着了。這時，那大豬和小豬，蹣跚地到了他們的旁邊，或者是爲着肚子餓，或者爲着別的事情，也在“噓噓！噓噓！”地叫着。

這給這儂無知的孩子感到非常深的印象。

——窮苦的農民的生活正和豬一般，受了一切的無理的壓迫也不敢去反抗，只好逃避着和忍受着。

.....

但是這裏又發生了一件使他忍受不住的事情。那是無知的小豬惹出來的。

也許是吃不飽，或者是爲着別的緣故，那小豬有一次衝壞了籬笆跑進三老爺的菜園裏去。也許小豬會咬掉了幾顆芥菜，也許一點葉兒也沒有動；但是三老爺這人不要講事實，只有了小豬闖入他的菜園的理由便夠了。立刻地，他派了那個兇惡的姪兒到老陸的家裏，同着幾個走狗的幫手，捉住了那隻大豬，用大鐵針穿着牠的耳朵，繫上了麻繩，把他的母親辛苦地飼養了半年的大豬牽去了。那姪兒聲言道：“賠償我們的損失！”

那時，他的父親一句話也不會說；他的母親藏在角落裏掉着眼淚，反在咒罵着那小的豬呢！而陸阿六這時恰才回家來要一塊蕃薯作點心，看見了這情形，覺得大大的不痛快，心裏填滿了小小的一

腔憤怒，比看見三老爺的兒子踢着豬的時候還要增加一百倍；但是他看見他的父親和母親都不作聲，所以也不敢發作，扎緊着小拳頭隱忍着。他只是悄悄地跟着他們的大豬走向三老爺的新屋去，因為他總是捨不得那又肥又大又好玩的豬呢。

三老爺的新屋非常的寬大，是他做了保衛團紳之後才建築的。屋的前面有着金碧輝煌的大門和欄杆；而阿六却看見那大豬是從屋後的小黑門被拉進去的。豬在路上還常常不肯走想轉回老陸的家；那個橫蠻的姪兒便從路旁拔出一根竹籬，狠死力地抽着豬；豬才忍痛不過地一任他們趕進屋裏去了。

“爸爸，我們的豬爲甚麼給他們搶去呢？我們把牠奪回來罷！爸爸一個人便夠打敗他們了！”當陸阿六走回家來的時候他憤憤地說。

他的母親仍然爲着豬在拭着眼淚，而他的父親含怒而很可憐地阻止着他說：

“打敗？想鬧着甚麼呢？你這狗種！”

這樣的又討了沒趣，他幾乎急出眼淚來了。

但是他沒有哭，他只一溜便溜到田野看牛去。

田野正值春天，碧綠的草地從山坡展伸下來，好像一件偉大的綠絨的袍子。遠處近處都疏疏落落地點綴着矮棘叢，小枝繁葉正在柔和的春風裏微笑着，跳舞着。一望無垠的野田裏，漣漪般地細翻着麥浪。水牛和黃牛成羣地在草地上閒散着吃着青草；有的却橫臥着，頻頻地動着牠們的嘴吧，牠們是在反嚙着呢。小犢忽然一躍地撲到母牛的身旁，又忽然地跳到遠遠的那邊去，咩咩地鳴叫起來。——這是一幅田野之春天的圖畫，在受過了充分的教育的人們一定會說牠是很美麗的。但是阿六只覺得他的受盡委屈的心驟然澎漲起來，好像痛定思痛一般地在內裏淒動着了。他回過頭環視了一下，天真地呼了一口氣，悲憤的眼淚不自覺地流將下來了。

“阿六呀！你作死的！你跑到那兒去呢？你們的牛又和我們的打起架來了……”和阿六差不多年



紀的一個鄰居的小牧女，當看見阿六走了來的時候她這樣銳聲地叫着。

阿六並沒有回答，只一步一步地走將過去。

“怎麼哭了呢？你這作死的！”那牧女泛着驚異的眼波，背過手去摩挲着她的沒有得擦油的赤褐色的小辮子。

“三老爺搶了我們的豬……而爸爸罵我！”

“怎麼？他爲甚麼搶豬了？那斫頭的呀！”

阿六聽見了這同情的聲音，便拭乾了眼淚，打起精神來述說着三老爺強搶他們的豬的事。牧童們都像聽新聞般地圍攏了來，瞪大眼睛在看着阿六的描寫的手勢。一種不平之感暗暗地從阿六那兒傳到各個聽者的心兒裏去了。他們都發出了憤怒的聲音：“噫！那狗種！”

是暮晚的時候了。夕陽收斂了牠的鍍在麥隴上的最後的黃金光。輕煙從遠處的樹林裏偷爬出來了。烏鴉成陣地投向樹林中去。小犢又鳴叫起來了，頭向着吹煙縈縈的鄉村，好像要回到牛棚裏去

休息的樣子。但是陸阿六和他的聽者們都仍在述說着一些孩子所感覺得到的村間不平的事件，幾乎忘記太陽下山已經好久了。那好像在這樣美麗的田野的晚景中間，無形地充滿着農村的貧富階級間的明爭暗鬥。

不過孩子的不平總歸是孩子的不平罷了。

.....

在事實上，不平真的不僅僅在孩子的心裏，不平也在青年，壯年，老年的人們的心裏；不平充滿着陸阿六的一家，不平充滿着一切的農村，不平充滿着全中國，不平充滿着全世界。因為人類社會一有了階級，便充滿着不平的現象了。而陸阿六已經有機會去認識這不平的原因，知道去消滅這不平的法子。不是被蹂躪便是反抗，不反抗便一定要被蹂躪，這道理是非常單簡，陸阿六在十六歲的時候的確認識得清清楚楚了。

那時候他的母親已經沒有養豬，鎮日忙着看顧他的弟妹，一方面還要給人家看牛去。他自己也

幫着父親到田間工作。他們自己的牛也沒有剩下來。這一頭牛的賣掉，在阿六全不感覺到甚麼。可是他的父親和母親却因之而吵架起來了。

“一共只有這頭牛，因為這也想賣掉，因為那也想賣掉；真是運道太衰了！”他的母親聽見了父親要賣牛的時候，她自己呢喃着。但是父親忽然大怒起來，喊道：

“衰嗎！還有更衰的在後頭呢！不賣牛還有甚麼辦法？欠餉欠糧都要坐監呀！你是女人，那裏知道！可！我——呼！你的娘呀！”

而母親大聲地哭起來了。悲哀的眼淚不能夠軟化了走頭沒路的窮促的父親，他的心中的鬱積的憤怒可被熱淚引沸起來了。他怒着眼睛，而他的晒得黑黑的，受盡人生的折磨的臉龐在發着光。他猛躍到母親的旁邊，伸手去挽着母親的髮髻，用力地把她拖倒在地上。母親發着嚇嚇的聲音，緊抱着在懷裏的嬰孩，恐怕嬰孩受了驚慌和傷害。嬰孩哇哇地哭泣着，阿六的弟弟阿七躲在灰暗的角落裏

哀叫着，帶着顫音在說道：“媽……媽！……爸……爸！……”而阿六却走過來呆站在門口，慘白着嘴唇屏息着。好像有甚麼巨大的災禍臨到這不幸的家庭裏來了。

“呼！”父親也沒有捶打着母親，只是迅速地向各人環視了一下，便帶怒地走出去辦理賣牛的手續了。

到晚上，父親從腰袋裏扭出四隻光洋給母親，帶着得意的微笑。但是母親莊嚴地接了過來，緊噙着嘴唇，眼淚又簌簌地滴下來了。她是想念到自己被拖倒的情景。

“這是給你自己的，這是給你自己的。還哭？還哭！”父親好像着急的樣子，但是他的性情已沒有一點兒兇暴了。

母親一面拭着淚，一面點頭微應着：“知道了。”

於是父親又從腰袋中摸出了兩角錢，粗聲而急促地說道：“這給孩子，這是給他們——阿六！來

拿去！”說了之後，他給母親投射着獻媚的眼波；好像他也知道了農村的夫婦間的愛撫，是由於親愛着兒子們便能夠表現出來了。

這樣的，老陸的家庭又和樂地過將下去。

不久之後，一九二六年的革命浪潮波動了各個農村，‘農會’這個名詞在各個窮苦的農民的心頭發生了熱烈的，親切的情感。就是看牛看得長大起來的阿六，也有同樣的感覺。

有一天，阿六聽了那些從城裏來的宣講員的演說之後，他非常的受感動，奮興地，如有所得地跑回家裏來。

“媽！事情好了，我們要有農會了！”他對他的母親說。他好像獲得了甚麼寶貴的東西似的。

“甚麼農會呢？”

“就是我們農民自己合在一起議事呢。”

“議甚麼事？”他的母親憂愁地問。

“甚麼事都議，都是我們有好處的事。”他恐怕他的母親不明白，解釋着道：“如果我們的豬再給

他媽的三老爺搶去，我們便到農會告去，農會就能夠替我們出力，把豬牽回來給我們了。”

“唔！有這樣的事！那末，三老爺也是農會的人麼？”

“不！他是劣紳土豪的。他不會來贊成我們的。”阿六得意地笑着，他深深地自喜着他聽懂了宣講員的話。

“我的兒！那可不要去惹牠！”

“媽！不要怕！現在的時代，是給窮苦的我們抬頭的時候了！有許多許多的人會幫助我們呢——有工人，有兵士，還有甚麼國際和別的甚麼，我說不出的。”

“你怎麼知道了呢？”母親有些驚異了。

“他們和我們這樣說。我們有農會，官府也不敢來欺負我們的。”

“你相信麼？”

“爲甚麼不信，他們騙了我們有甚麼好處。只要有農會，他們也不敢欺騙我們了。”

“真的？”母親長嘆着。

“媽！那是真的！我要加入農會。”阿六想了一想又加道：“你不要和爸說。”

陸阿六便加入農會了；農會也已經成立起來了。開頭的會員不到十個人，都是年紀輕的；年老的是不加入，因為他們的被壓迫得麻木和頑固的頭腦還不能夠立刻便甦生過來的緣故。但是不到半年，只要沒有地主，土豪，劣紳的關係，都大多數是農會的會員了。村間也設立了勞動學校了。往日的沉悶的農家生活也活潑起來了。大家都忙着談講農會的事情，以及一些淺顯的政治問題。而阿六也從學校裏學到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和××國際等名詞及其意義。因為加入農會而和他的父親駁論的時候，他也居然地會指出父親的思想是封建的殘餘。現在的陸阿六，可已經和從前的只會在田野看牛的陸阿六完全不同了。

.....

不同的事情多着呢！這是新時代的開始。陸阿

六一變而成爲新時代的青年了！試想想阿六是怎樣地高興啊！

但是忙是忙得要命！阿六日裏又要幫父親的工作，夜裏又要讀書，一有餘暇便又要到會裏去。有時候他又要整天的走到村巷裏和大路的兩旁的大樹旁邊貼着五色的標語。他一面貼着標語還一面在唱着“先鋒歌”。這種歌聲是新鮮的，有力量的；那在村裏不用說的是等一次的歌聲了，那青青的樹葉兒也跟着偉大的壯音而在律動着呢！阿六真的忙着社會事業而忘記了自己的私事了。

這給老陸非常的不滿意。

“造你娘的！幹嗎不到田裏去！”當老陸看見阿六在張貼着一大張標語的時候，他走過去搶下牠，而因爲慣於握鋤頭的大手是太粗陋的緣故，那薄薄的紙張給扯破了。於是阿六漲紅着臉孔，怒道：

“爸！撕破了標語可要受罪的呀！我們農會是不准一切的人有這不法的行動的！現在去！和我到農會去！”



“哇！你這狗種！你不認父了！”老陸氣得連手兒都在發顫。

“我怎麼不曉得你是爸爸呢？可是，可是這標語是農會的，不是我的；農會也是大眾的，不是我的！你想擺甚麼架子呢，一個沒加入農會的老東西！”阿六也聲色俱厲地回答着。

老陸真是糟糕，兒子一大聲，他便退讓了，他不自覺地總以為阿六所說的話是詞嚴義正。但是他不肯自認理短，還是怒聲地說道：“好！你這狗種；我不要你了！”說後便自己負着鋤頭到田間工作去。從此他便不和阿六面對面地說話。便是和阿六同到田裏工作的時候，若果阿六在東頭，他就一定要到西邊去掘着土。

但是阿六不打理這些，他自幹他的；正像一顆破穀的種子，是鮮嫩的，蓬勃的，是充滿着希望的，是勇敢而有力地前進着的。他現在也會宣傳羣衆而組織羣衆了。他把從前的牧牛的同伴組織起來了。

但是在同伴們中間，有一個名叫阿牛的，他總

不聽阿六的說話。當阿六和他說着怎麼應該加入農會的時候。他說：

“阿六你這鳥！別在老子的面前講扯罷！”

他比阿六大兩歲，身體也是強健不過的。他真有點牛性；不過有着不好的習慣，每天晚上總是喝醉酒，滿村裏亂竄，粗着聲音哼着小曲兒。

他只有一個母親，帮着人家做碎工。還有一個童養媳，是在他十二歲的那一年，母親給他養來的；那時她才是個兩歲的毛丫頭。現在她也不過是個八歲的小女孩子，而阿牛可已經是個十八歲的青年男子了。所以阿牛非常痛恨着大妹，那童養媳。

“他媽的！這麼小！她媽的！”阿牛時常這樣憤憤地想着。

有一天晚上，阿牛又從市集上喝得醉醺醺地走回家來，一面在哼着小調。

他的母親在隔壁間七嬸家話家常。家裏只有大妹像貓兒般地蹲在門限上看門。阿牛眼不看人地闖進門裏去。

“噯呀！風頭真大！”大妹幾乎給碰跌在地上，又羞又氣地說着。但是阿牛只是笑着。

窮苦的農家照例晚上是不點燈的，屋裏一片漆黑。阿牛坐在裏面的長條凳上，借着初生的月兒可以看見大妹的小嘴唇。突然地，他撲到大妹的身上；那使她嚇得大叫起來了。但是他用力地緊抱着她，醉眼中燃燒着火星，一句話也不響地便要扯下她的褲子！大妹盡力地哭喊着，掙扎着，懼怕着。

“你這斫頭的！你這捲草的！”他的母親聽見聲音趕了到來，看見這情形便怒罵起來，把他拉了開去。“吃了黃湯便挺屍去罷！還要……唉唉！”

他還是帶醉地嘻笑着，嘻笑着，便睡覺去了；也不去聽他的母親的傷心的嘆氣。

這消息盡一夜的工夫便傳遍了全村，誰都在笑着阿牛喝醉酒想強奸大妹的事。就是在市集上的喝酒的同伴，也把他當傻瓜般地嘲弄着，這已經給阿牛夠受了。而陸阿六可覺得非常的痛心，走到阿牛的面前，帶氣地說：

“怎樣，你這狗種！吃了貓狗屎可不是鬧出笑話來了？”

“鬧笑話管你媽的事？你這入娘的！”阿牛沒好說地破口便罵了起來。

“這是甚麼話呢？”

“我別要你管！你兒子可管起我老子來？”

“你說甚麼？強奸大妹去罷！”阿六也發氣了。

這直刺着阿牛的心的缺憾處，他老羞成怒地迎面便給阿六一拳，把阿六打跌在地上。他頭也不回地罵着自去了。

那給阿六在痛心之上還加上了氣憤。他決定往後不打理阿牛了。

但是，在一晚上，阿牛因為沒錢喝酒便往夜學裏搭趟去，那甘先生正在給許多農友講着吐谷蕃阿才折箭的故事。這感動了阿牛。當人散的時候，他遇見阿六，阿六正眼也不看他。但是他們兩個是要走着同一條路回家的。那末便靜悄悄地走着，有時這一個走在前面，有時那一個走離開去。

星月在天上輝耀着；夜虫在草際鳴叫着；樹幹黑黑地站立着；黑暗填補着各個空隙之間。——在這樣的夜裏，和愛之情會從這個人的心裏爬到那個人的心裏去的。

於是，突然地，阿牛湊近着阿六去，熱烈地說：

“六弟！我們爲甚麼要鬧意氣？我們爲甚麼要鬧意氣？這都是我不好！真的，我不好！你是對的！……但是，我們要合力齊心，剛才甘先生不是這樣說？”

而阿六驚視着他，笑了，抱着阿牛的粗大的手臂，親熱地問道：

“那末，你聽懂了嗎？那末，你想加入農會嗎？”

“我很想。”

“好呀，牛哥哥！”阿六喜躍起來了。

“但是，但是，”阿牛緩吞吞地說，“我對不住你，我嘗打你！……”

“別說罷！別說罷！你加進農會，我們都是同志了呢！”

於是他們親熱地談講着，談講着一同走回家去。

陸阿六是這麼的高興，甚麼氣憤，憎恨都消失在他的同志的熱誠中間去了。

.....

勞苦的農民的希望，只有收穫的那一個節季。但是收穫起來，又要還租，又要抵豆餅店和米店的欠債。那好像把生命當肥料地養得黃金色的穀粒，而一擔擔的穀粒，都給地主豪紳們的倉廩張着大口吞了進去了。結果仍是個夢幻的希望！

然而農會要把這希望變為現實，所以在秋收的時候，阿六和農會的熟練的工作人員舉行了一次抗租的××運動。在進行中他有着不可形容的高興和努力。他做着這個又做着那個；他又能夠在×色的標語上歪歪斜斜地寫着那僅可以看得清楚的“××歸農民”的五個字。

示威的那一天，全村都轟動了。不！不但轟動了陸阿六的一村，便是鄰村的居民也跑到村間的

大路旁邊看熱鬧去。

在清晨的秋天的豔陽之下，在初熟的黃金色的稻田中間，示威的隊子好像螞蟻下山般地走將過來了。陸阿六走在最前頭，高挺着胸膛，執着一面“抗租大示威”的大旗子；那用不着說是阿六自告奮勇去搶先的——但是示威隊裏有這樣的一個勇敢的前鋒，不能說是很壞的啊！

這一隊人還不滿一百個；有的短褲子還高高地捲到屁股上邊去，自膝蓋以下都污滿着泥醬，他們一早便到田間車水去的。還有一些人把鐮刀插在背後的腰帶間，走路的時候那如鈎的刀葉捶着旱煙袋叮噠叮噠地響着。比較有點年紀的農民還要把他們的頭底下，手中的旗子也不敢高舉一點，有的還儘讓那旗子倒垂地拿着。——他們害羞呢，因為這是第一次。

阿六轉到大路中來，看見聚看的人這麼多；有男的也有女的，有小孩也有老婦人；於是他越發有勇氣，得意地擺起邁往直前的姿勢。忽然他高聲叫

呼道：“打倒地主！”接着在後面便發出共鳴的聲音，那聲音是雜亂的然而是有力量的，是沈鬱的然而又是有意識的；好像那在聲言道：非達到目的不行呀！那些站在路邊的旁觀者，有的笑着，有的驚異地呆視着；小孩子也學着呼口號，尖銳的聲音直刺進碧空去；村婦們忙着鼓動她們嚙舌的嘴唇，在談論着這些又批評着那些——真是熱鬧極了！

“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突然地浮在空中。有一個旁觀者問阿六道：“孩子，帝國主義是甚麼？”

“連帝國主義便是洋人也不知道！當農會在演講的時候，你有空也得去聽一聽呀！”阿六用着半宣傳半責問的口吻回答着。

當隊子從三老爺的新屋經過的時候，打倒土豪劣紳的聲音更加來得有力而且響亮——自然阿六尤其要狂熱地呼叫着。

示威的隊子不但在自己的村裏遊行，他們也走到鄰近的村莊去。那好像一串電磁石，不遺餘力地在吸引着各個農民的深心；又好像一堆熱烘



烘的煤炭，在佈散着和給與人間以光明和熱力。

就是頑固的老陸，阿六的父親，當他看見阿六參加這次的示威，晚上散了隊子喘呼呼地走回家來的時候，他雖是傲然地坐在石門限上，也還給他的兒子的滿臉熱蓬蓬的生機所吸引着，暗自偷偷地睨視了阿六一下。直至農村的抗租的聲音擴大而成爲力量，政府實行二五減租的時候，老陸簡直高興得連口也幾乎忘記合攏着。那已經是在第二年的春天的時候，大麥才吐着青青的穗子。陸阿六越發能幹，被選爲農會的執委的候補人；同時又是一個自衛隊員，時常練習着放鎗。起初的時候，他每放一鎗便要閃一次眼睛，所以放鎗的成績很壞；到現在他的眼睛不但不閃視，而且能夠描得準確。他是一個年青的好鎗手。但是他不能夠經常地幫助着他的父親了。

當老陸在忙着農事的時候，和老陸相識的人打那裏走過，說道：“陸伯伯多辛苦了。阿六呢？”

“阿六！他怎會來幫我的忙呢！”老陸這樣回答着，

嘆了一口氣，同時又微笑起來；這有時給問話的人莫名其妙的走開去了。

有時，阿六走到田間去，而老陸說道：

“狗種！爲甚麼來了呢？”

“幫爸的忙呀！”阿六笑起來。

老陸也笑着在呢喃道：“要是那邊忙，我可要你來幫我麼？可不給大家咀罵我麼？”

阿六自己深深地覺得，這頑強的老東西也漸漸地心向着農會了。

莫說阿六的父親，他是和兒子同一階級的人；便是農會的敵人三老爺這一類的東西，也像鼯鼠一般緊藏着在洞穴裏，一點威風也沒有了。不過他們不是像老陸一般地暗地裏贊成，而表面上仍然是固執；他們是根本的痛恨——這是因爲階級的利害不同的緣故。農會知道這個，陸阿六也知道這個，所以非根本打倒他們不可！

.....

上面所記下來的便是陸阿六的述說，他時常

地說到這裏便停止；每當他滔滔地說到這兒便有事情阻止着他了。不過，也有他不想再說下去的時候。有一次，同伴們逗他道：

“畢竟你的爹爹是反革命了？”

“不，我相信他不會。”阿六說着這話的時候，他總是不向着問話的人，時常把頭朝向南方的平原去，凝望着那蒼青的平林和澄碧的天空的接合線；要是在夜裏的時候，他便注視着那黑暗裏的星星。這樣子，他好像在想像着那白色恐怖下的故村是怎樣的不堪，他的父母親和弟妹們又是如何地過活着。

“阿六！想甚麼？”近旁的同伴用鎗桿輕碰着他的膝蓋，這樣地問着。

“他媽的反動！……”他忽然轉了話頭道：“沒有甚麼，空談是不中用的！”

他和同伴們相視而微笑着。

此  
页  
空  
白

# 獻給偉大的革命

## 獻給偉大的革命

同志，你不認得俠姑嗎？真的嗎？你敢用同志的資格擔保你不騙我嗎？如果你真的不認得她，那麼我同你說罷。……啊！他真是一個很好很好的同志呀！

但是，你不要誤會呀！我和她沒有甚麼特別的關係呢！我們不過都是同在一處做工作的同志罷了。真的，沒有特別的關係呀！你在閃着狡猾的眼光了，我知道你一定要說：“你這小東西也在談着戀愛史了！”但是我不怕，我們沒有戀愛呢！你真的

以爲我和他有愛情嗎？噯！怎麼能夠呢？我們的環境不允許的。我們只有工作着，工作着，忙得很，幾乎沒有時候談閒天。我們不需要愛情呢，愛情不是我們的工作，那是有閒的先生們才研究着這個問題。我們只曉得幹，幹，努力地幹下去！愛情，牠有妨害我們的工作的進展。……真的！……

你說甚麼，同志？你不相信在我們的一羣中間，沒有愛情存在嗎？你是對的，有時候牠會靜悄悄地走了來，但是我們總要把牠趕出去，因為有愛情的人容易不努力，怠慢了工作，那不就是反革命麼？唉，我們的生活是太緊張了！……

啊？你問我多大年紀嗎？我十四歲了，不，已經十五了，那時才十四歲。我本來是一個學生，但是社會不給我乖乖地做學生，迫得我做小暴徒！哈哈，算了罷，小暴徒！他媽的！

我們一共十二個人。我們都在一間賣水菓和紙烟的小店的樓上會集，有的同志在那裏睡覺。呀！那間樓多麼髒啊！又是那樣的狹隘。只可以舖

了三張破蓆子！我們便在上面睡覺；亂七八糟地睡覺着。下雨的時候，雨水從牆角流下來。有一次，阿盛那笨東西，因為睡得太熟了，幾乎給水流了去！

我們十二個中間，我和阿盛年紀最少，俠姑算是最大的一個。她和鐵精差不多同一樣大。不過鐵精不在我們這一羣裏。他是一個巡視各地方的同志，他自己說他是“飛毛腿”。他也是一個很好的同志呀！他真努力，他不知道疲倦。他整天整夜地跑，他願意把他的生命交給工作，直至他的生命停止了的時候。同志，我們都應該這樣的呀！……

啊，你的性真急！比我們小孩子的還急！你要讓我緩緩地說罷！好嗎？不願意嗎？啊，你又打呵欠了！你很倦嗎？你今天的工作忙嗎？不麼？好的，好的！我就同你說俠姑罷！俠姑，啊！我真敬愛她！我走了這麼遠的路，我常常想着她！……

甚麼？啊，你錯了！俠姑不是她的名字，她的名字叫俠雲。不過我們都叫她俠姑。為甚麼我們都這樣稱呼她，我不大知道。或者因為我這樣地叫她



罷。但是我和她有點親戚的關係，才叫她做俠姑呢。其他的人，我可不知道爲甚麼也跟着這樣的叫她了。

她住在西門路，你曉得罷？就是從前的西門街，現在已經拆成馬路了。同志，你三年沒有回家去嗎？不止罷？五年麼？那真是一個長久的時間啊！但是不要緊，西門街你一定是曉得的。她就是住在那裏，和我的家相隔一條街那麼遠。那不算遠罷，才一條街呢？她到真如學校裏去上課，一定要從我家的門口經過。我常常在半路上碰見她。那時我才考進了初級中學。我們的學校在西門外，面着河，遠遠地傳來電燈局的器機的嗶音。當我在路上碰見她的時候，她總是淡淡地向我微笑道：“上學去？”或者是“下課了。”其他的甚麼話都不說。

但是在我們變成同志之後，我們便不是這樣了。……唉，我們不幸得很，因爲那一次暴風雨之後，我們都逃散了，有的禁在牢獄裏。我也被父親禁在家裏，不准我出來。噯，我真苦，禁在家裏兩

個月，真比那些監禁在牢獄裏的人們還要苦悶！啊，同志，我不是說漂亮話，和劣紳們一樣地慣說漂亮話呀！真的，我是那樣地覺得。

後來，我忍不住了。我像受驚後的蟋蟀一般，從藏身的洞穴裏伸一伸牠的頭，見外面沒有甚麼天大的可怕的事情發生，便跳了出來。父親也沒有法子再不准我出來了。他只是悄悄地走到我的身旁問道：

“阿輝，你是赤化嗎？”

“我不是！”我把手叉在胸前，挺直着身子說。

“不是才好！不是才好！”

哈哈，同志，真羞死人呢，我的父親！他這樣地咕嚕着！

我穿着木屐，白短袴，和一件白笠衫，在街上亂走着。“唉，真討厭！走到那裏去呢？”我一面走着，一面這樣想。忽然又想到尋俠姑去。真倒霉，她不在家！她的母親是一個討厭的帶資產階級色彩的母親。她問我做甚麼？我說：“沒有。找俠姑呢。”她

說：“她兩夜沒有回來了，不知道去那裏？那我恨的女兒！”她說“我恨”兩個字的時候，把牙齒咬着口唇，同志，就是這樣地說着。……噯呀！同時她流下淚來！我很急切地問她道：“甚麼？”

“都是你這們班小妖怪教壞了她。”她轉過臉兒，好像在埋怨着我似的。

我也不告辭，憤憤地走出門外來。我用力地把屐子在路上拖得乾脆地響着。我又走到清的家裏去。打了許久的門，才有一個頭在開着的門縫閃一閃，過了一忽，那頭又伸出來，對我說道：“他不在家！”門又閉上了。

我賭着氣再到懷詩的家裏去。門上貼着兩條縣署的封條。他的家被封了！後來我才知道：他們那班反革命的貪官污吏，看他的家有點錢，硬誣他是赤化，把他捉去了，要他的父親五百塊。因為他的父親不肯，只給他們四百塊，那些反革命的狗便把他的家封了。

啊，一切都變了，反了，和兩月以前不一樣了！

我那時真氣憤啊！……

我爲甚麼不被他們捉到嗎？你覺得這樣奇怪嗎？沒有甚麼稀罕罷，因爲我還小呢，他們不注意。而且我的父親沒有錢，五年前破產了，誰不知道！……

有一天雨後的晚上，我一個人走到西門外去。涼風緩緩地吹着，樹上的雨水一點一點地滴在地上，的答的答地響着。啊！真快樂啊，我那時！我望一望天，又望向河的對岸去。夕陽懶懶地舖在那通南村的大堤上。忽然，我碰到幾個舊時同學。他們說：

“輝，你不讀書了麼？”

“讀甚麼書！呸，讀書真無聊！”我很痛快似的說。真的啊，同志，一切都是他們的人，我不願意和他們在一起！他媽的，那些反動的狗！

啊，同志，你知道他們怎樣答應我麼？他們說：“學校不要你了！”他們一齊地羞着我，呼着口號：“被革退的學生，滾你娘的！”“打倒赤化的學生！”

要是我那時手裏有炸彈，我一定把他們炸死得干干淨淨！他媽的！我真氣急了，我從地上拾起了兩塊瓦片向他們打去。哎！真了不得，他們一片一片地打轉了來，好像密雨似的。我一溜烟跑到那邊的堤上去。他們趕了一忽兒便不趕了。我立住腳，回轉頭來破口大罵着他們。我看他們沒有再趕我的勇氣了，我便大聲地罵道：

“反革命的狗！打倒投機派！打倒反動派！”

他們不追了，我從那堤上要走進城裏去。

忽然，我看見一個鄉姑娘，挑着一些東西，走向城裏去。她好像俠姑！她在堤下面一條小路上走着。我注視着她，她好像也看見我，但是她匆匆地登上了石級，走進城門裏去了。

她扮得很像呢！一點也看不出她是一個女學生。她穿着一件長長的赤布衫，和一條黑麻布褲子；梳着一個農婦常梳的髻子，那種髻子我不曉得牠的名字，那是把頭髮蹣得圓圓地，中間有一條紅心插着一枝銀首飾。她平常的活潑的城市式的

走路的態度亦變得呆板了。她一步一步地走着。你看，就是這樣地走着啊！你說像麼？就是這樣。你笑甚麼？不像麼？自然啦！我不是一個女子！就是別一個女同志怕也扮不來呢。而且別的女同志却是很薄弱，不敢扮，而且不肯扮。真的！局面若是嚴重起來，她們便臉青唇白的，真沒中用！只有她，俠姑，她會說會幹！……

是呀，同志，我是認識革命的，正如我現在認識你一般。我是革命的好同志，也是你的好同志。我們都是革命的忠誠的僕人啊！不是麼？啊，對的，同志，我們都願為革命犧牲一切！我敢這樣說，因為我的心是這樣想。……

你說甚麼，同志？啊，叫我不要這樣囉唆麼？好的好的，我立刻說她罷。

就是那一天晚上，我看見她之後，我才知道她還是和從前一樣繼續地努力着。我覺得有點慚愧，好像很對不起她，很對不起許多同志似的。而且，

我不願意落後呢。可不是麼，同志？你想一個有志氣的青年可願意給人家說不勇敢的，退縮的人麼？我那時真不快樂！幾乎一晚都沒有睡覺！

第二天，我在路上碰到她了。我很高興地叫道：

“俠姑！”

“甚麼？”她笑着問。

我們兩個月沒有見面說話了，我可覺得好像很久的樣子，我又覺得我有很多很多的話想說，但是我不能夠說出來。我的心只是跳着跳着。

“甚麼！？”我帶氣地說，我不知道爲甚麼，聽了她的簡單的“甚麼？”這句話，我的心覺得像很悲哀似的，雖然她的臉兒是向我微笑着。

“啊，輝弟！”她好像從前對待同志一樣親切地對待我，握着我的手，緊緊地！

“我落伍了！”我停了一會說。我那時有點氣惱。

“怎麼說呀！”她好像明白我的心事似的。一定

的，她昨天也看見我呢。她拉着我說：“到我的家裏去罷！”我們在路上沒有說甚麼。

我們走進她的屋裏的時候，她的母親這樣地說道：

“我的俠兒呀！你到那兒去呢？三天沒有回來！”

你笑甚麼呢？同志，我學得她的聲音很像嗎？她說話的時候還尖着嘴巴，皺着眉頭呢！

俠姑呢，他照例不打理她的母親，只是“啊”的一聲就拉倒了。有時，她簡單地說：“到表姊家去。”

但是她的母親仍是很愛她。啊，我也不是說她恨她的母親呀！她也想愛她，和被她所愛，但是她不能夠！因為這個時代的母子的思想衝突得太利害了。不是嗎？我說：是的！

有一次我問她：“你的母親很愛你的呢。你爲甚麼那樣地對她？”

“太好了，所以我覺得痛苦。”她把眼睛閉了一忽，又說道：“我希望她恨我！”



“爲甚麼呢？”我驚異地問。我又接道：“可是我沒有這樣愛我的母親……”

“沒有倒快樂得多了！”她插着說。

我懷疑地瞪着她。

“輝弟，你不知道呢。我們都是舊時代的母親的兒子，同時我們也是新時代的兒子。我們愛新時代，美麗的新時代。我們不喜歡舊時代，因爲舊時代太壞了。……”

是的，太壞了。不麼？同志。啊，是的，舊時代是會死去的！……

你說我的話太無系統麼？那是不要緊的，橫豎你終會明白的呀。我還是說下去罷。

當她和我走進他的臥室，一間小小的房子的時候，她低聲問我道：

“你爲了甚麼？這樣的生氣；而且好像在生着我的氣似的。”

“是的，我真氣！我真悲哀！”我坐在一張椅上，注視着她。我的眼睛是睜得圓圓的，那時。

她低下頭去，好像不好意思似的。忽然她又抬起頭來，很莊嚴地問道：

“你究竟爲了甚麼事？”

“你們用不着我了麼？”我囁嚅着嘴唇。

“用不着你了？！”她好像又驚又喜的樣子。

“是的，我被放棄了！俠姑，是麼？”我顫着很真摯的高音，懇求着她的回答。

“低聲點！不要被我家裏的人聽到！”她坐到我的身旁來，低着聲音說：“你怎麼樣說呢？你怎麼起了這樣的心呢？革命是最慈祥的，他不願意棄掉一切的人，只要你自己需要他，不怕他呢！”

“但是，你怎麼一個人自己工作去，不教我一同去？這是甚麼意思？”我切實地追問着。

她笑了。她緊緊地擁抱着我說道：

“我們一同勇敢地工作去罷！你是一個好孩子！”

嚶哦！同志，我那時是何等快樂啊！當我們一同到那一間狹窄的樓去的時候。天已經昏黑了，街

上閃着許多燦爛的電燈，天上掛着一個淡黃色的大的月球。牠們都好像很快樂似的，在預祝着我們的美麗的世界的實現。……

說到我們的生活，辛苦也是很辛苦的，快樂也是很快樂的。

當我們走進那間樓上的時候，有幾個同志不知在鬧着甚麼？年紀輕的阿盛在地板上滾着。我們走進去，他們都高興得亂跳，亂喊，爭先來擁抱着我。

“歡迎我們的年青的戰士！”

“我們又添了一員少年先鋒！哈啦！”

我們叫喊着。但是我們不是盡量地把我們的快樂和活力那樣自由地叫出來的啊！我們是用着極低極低的音聲叫着，像公鴨一般，啾啾啾沙地。在這樣的時候，我們便感到被壓迫的痛苦。嘎！他媽的！同志！……嚶呀，做甚麼打我的嘴巴呢？痛的呀！甚麼？我罵你嗎？不！你誤會了！我說快了呢！

哈哈，對不起！對不起！

好罷，說正話罷。同志，你細聽啊！當我們鬧着玩笑的時候，俠姑只是在笑着，指頭挾着一枝香烟。……喂，同志，你有香煙嗎？給我一枝罷！我三天沒有吸煙了。甚麼？沒有嗎？有？給我一枝，半枝半枝，好嗎？啊，我這樣年紀便不能夠抽煙嗎？損害身體嗎？多幾天說不定會給他們捉去打靶了呢？損害甚麼身體！請給我一枝罷！我是沒有癮的，不過吸吸罷了。……啊，俠姑，她的癮真大！怕比你還大！她是香煙不離手的。她學時髦呢，漸漸地便學上了癮，我想。若是她來了——當那扇門善地猛開了的時候，她的瘦瘦的男性化的身子便擲了進來。她用着滑稽而又很爽快的語氣，說道：

“趣事年年有，大小不相同。”

接着她便和我們報告外邊的一切消息。她說到那反革命的狗兒們捉同志，或槍斃了同志的時候，她的聲音變沉重了，而且很有力，帶着一點點的戰顫的尾音。我們都感動了，幾乎流下淚來；同時

增加了我們許多勇氣。然後，她把煙掉在池上，瘦瘦的手指扎着一個小小的有力量的拳頭，結束道：

“所以我們要幹！要幹！幹到底！”

她的臉亦微微地發紅了。她的長長的嘴唇只是顫着，顫着。當這時候，你若再給她一枝煙，她便下意識地狂吸起來，一任我們像小麻雀一樣地噪鬧着。我們胡扯着許多滑稽而且無理的話，有時笑得氣都轉不過來。她也吐了一口煙，漠然地笑了。但是，那笑好像不是她自己作動的，倒是我們的笑聲波動了她的嘴唇似的，只是一閃便消逝了。接着她又是燒起一枝香烟來。忽然，她的活潑的眼睛變得莊嚴，態度也和眼睛一樣，低聲罵着我們，道：

“小王巴旦！你們鬧！鬧！鬧甚麼？給他們聽到了，看看你們的皮厚，還是子彈堅實呢！你娘的！”

她罵人的時候，她的話的內容和音調同男子一般，娘的媽的亂罵着。我們給她一罵，便像羊一般馴服了。是的，有時我們想反抗她，但是她的道理長呢，我們總是靜默下去，服從她了。

但是，我們不怕她。我們敢搶她的香煙來吃，或者其他的東西。……

真的！你不相信嗎？不相信我亦是沒有法子。可是，真有趣啊！當她把外衣脫出來掛在壁上的時候，我們總是搶上去把牠拿下來，搜着她袋裏的香煙。……你要知道，她袋裏常常藏着一包“三星牌”……啊——呀！我們搶着烟，鬧成一團！她却在那裏抽着烟，笑着。不過，若是她手裏沒有烟你便一定要留下一枝給她。不然的話，她就要生氣了。唉，我真倒霉，我常常搶不到！我有一次走到她的面前，像小弟弟一般地乞求她的烟給我吸一下，她却深深地吸了一口，便遞給我，笑道：

“怪樣子，拿去罷！”

她說着話的時候，她的眼睛是多麼美麗啊！那樣的溫柔而且和善！……

不是！不是！你在誣蔑我！我們不是有愛情的！她是我的同志姊姊呢！同志，你不知道我這個人的奇怪罷。我真恨女子！我在學校讀書的時候，我常

常和她們相罵呢！她們真討厭，只為諂媚人，背地裏又喜歡說人家的壞話，一點反抗性都沒有！噯！真討厭！

你說俠姑亦是女子嗎？你的話是對的。但是我忘記她是女子了。的確，她沒有尋常一般女子的做作的神態。是的，我敢說：我們沒有愛情；我們有的是熱烈的，勇敢的情緒。不過，我們常常接近，也不是男女一接近便是情人了。笑話！同志可以嗎？他媽的！情人是甚麼？我們不需要！

但是，我們裏面有人懷疑她和那個“飛毛腿”有愛情呢！我可不大相信。有一天，“飛毛腿”到我們這裏來，帶來許多小冊子和旗子。我們都坐在地板上聽他的政治報告。我們用着渴望的，親切的眼光注視着他。他站在我們中間的地板上。他的頭髮很亂，但不很長。他比上一次來的時候瘦了許多了。他的失色的唇上常常縈着微笑。他穿着一套赤布的學生制服，很髒！一看就知道他是一個奔波的

人，而且負着病。……自然啦，他帶着許多許多新鮮的消息來給我們，國際的，和國內的。我們對於一切的情勢更加明瞭了；我們十分高興，可是我們不能夠唱歌，呼口號！他媽的！我們那時真是又痛苦，又生氣！但是，我們是知道解拆環境的呀！……

當我們散了會的時候，俠姑和他一同出去。阿義真卑劣，靜悄悄地跟着他們。我要罵他，又被其他的人的警告的眼光禁住了。

第二天，我們中間有許多人起了感情作用了。他們都預備着攻擊她！那是我後來才知道的。當我走進樓裏的時候，阿義從地板上跳起來，很高興似的向我說道：

“輝同志。我探到俠姑的祕密了！”

“甚麼祕密？甚麼祕密？”我失驚地而且急切地問。

“就是她和飛毛腿的愛情啊！”他喜歡得跳躍起來。

“是的，我們有證據了！”



“我們一定要攻擊她！”

“她說她是否認愛情呢！她欺騙了我們！”

“有甚麼證據呢？”我拉着阿義問。

“就是這樣呀！我跟他們出去。他們在路上說了許多情話呢。”

“甚麼情話呀？”我追問。

“就是那些，‘我願和你永遠地同在一條戰綫上做同志！’我們都是頭一行的戰士！‘我們一定要互相幫助。’和很多很多……！是的！被我發覺了！”

“這也是情話麼？”我說。

“怎麼不是呢？秀文和被犧牲了的剛同志可也是這麼談話和通信呀！但是他們戀愛了！”一個比我高許多的同志越強說。

“而且，還有呢！他們在河邊同坐在一塊石頭上，談得很親密！可是我聽不見他們說甚麼？我是藏在一顆大榕樹後面的。我看得最清楚的是在水面上映着他們緊擠着身子的人影！”阿義說着，又向我道：“這還不可以做證據嗎？”

我那時也覺得千真萬確了，和着說：

“我們一定要攻擊她！”

我們正在興高彩烈地鬧着。一個穿白布的衣服的瘦健的身子從門外擲進裏面來了，一縷蕩動着而且飛旋着的烟氣跟在後面。我們一齊聲低說：

“她來了！”

我們的眼睛集中着她，又互相睥睨着。

替代她的“趣事年年有”的是：

“你們搞甚麼鬼？”

沒有回答！

她不自在地笑着，望着我們。一會兒，她又吸着烟，不大打理我們了。

忽然，一個聲音從我的喉裏滾出來：

“我們要攻擊你！”

“爲甚麼？”她好像很嚴重地問。

“爲甚麼！”

“你和鐵精戀愛着，不是麼？”

“你真的否認愛情了！”

“石頭上的風涼啦！”

“啊，啊，我們知道了！”

“我不曉得戀愛！”阿盛學着她往日說着這話的口調說。

她呢，冷冷地笑着。

“靜！”她開始了。“你們用不着這樣賣力罷！我以為是甚麼反革命的事情臨到我的頭上來了！我和他戀愛了，你們又怎樣，我不和他戀愛了，你們又怎樣？真真豈有此理！”

“呀！簡直是英雄主義！”

“不呀！是皇帝！”

“不是我皇帝不皇帝的問題罷！是你們無端搗亂！我和他在河邊坐談，也不見得是反革命行為罷？我也不來和我自己辯護，空談是無益的。現在，我十二分誠懇地請你們監視着我，如果我和他戀愛了，攪出許多不努力，甚至不革命反革命的事情來的時候，我自願處分！我是服從紀律的！”她鄭重地說。

我們噤住口，一聲也沒響。室裏的空氣好像變得嚴重起來了。

於是她笑了。她又安慰着我們道：

“同志們，你們這樣熱心地監視同志的態度是對的。但是，不要太幼稚了。”

“真的，我們太幼稚了！”我們都覺得是我們的不對呀！我們有點慚愧。我們討論起幼稚這個問題來，全室又充滿着活潑生動的空氣了。

但是我們真頑皮！我們暗地裏還叫她做“毛腿嫂”。同志，你覺得有趣麼，這個名字？你笑甚麼呢？真的有趣嗎？是的，我們就是因為那個名字怪新穎，所以我們漸漸地公開出來了。有時在她面前我們也是這樣地叫她。她有時半惱怒地睥着我們一眼。有時她笑道：

“我真的願意和人家戀愛麼？我和他事實上沒有愛情，我可怕你們嘲弄麼？”

我那時真弄不清楚他們兩個真的有沒有戀愛呢。她的態度很坦白呀！鐵精寄給她的信，我

要求她拿出來公開，她便爽快地拿出來，信裏頭也沒有甚麼關於愛情一類的話。同志，情信照例是不公開的，是麼？

說她完全沒有也是難說的。

有一天，我們正在爭着一個甚麼問題，我現在可忘記了。那時，俠姑好像很頹喪地走進來，無聲無臭地坐在牆角，蹙着眉頭抽着烟，大大口地抽着，好像在燒着紙條一般。我們知道她是已經聽到鐵精的被捉去的風聲了。我們一致地不願意這消息的證實。我們不敢問她，也不敢再繼續爭論下去。我們都靜默着，好像在等着甚麼可怕的事情似的。

她從袋裏拿出‘三星牌’，來分給我們。我們悄悄地吸着，紊亂的煙絲在靜默裏蕩漾着，飄浮着。

忽然，門開了。一個通信息的孩子穿着一件藍布衫，走進門來，他把一封信給我們；俠姑從牆角跳起來，很興奮地問：

“甚麼消息？”

我們拆開來看一看，是一張通告。我捉到中間的一句，驚念道：

“……鐵精同志被犧牲了！各事由毅同志負責……”

一種悶塞住的女性的悲慘的銳聲，把我們的眼從通告上轉移到那屋角去。俠姑！啊——唉！她的臉色變得慘白了！眼淚從她的痛苦的眼睛裏滾出，似簷前的水滴一般地直流下來！啊！同志，我沒有再見過一個人的表情和她一樣悲慘的了！我們都被嚇住了，我們圍站在她的前面呆望着她。她哭了一分鐘那麼久，便站起來，笑了說道：

“好！我們復仇罷！”

接着我們開了一個小小的追悼會。我們都十分地悲憤！

以後，因為局面又嚴緊起來了。我們努力地，緊張地工作着，工作着。俠姑用着緊張而又鎮定的態度工作着，和平常一般。啊！同志，她真是可佩服的呀！她工作着，通夜沒有睡覺！她抽着煙，和她的

工作一樣地緊張！……

環境是一天一天地惡劣起來。但是我們仍是繼續地幹下去。你問我們幹甚麼嗎？那自然啦！我們是負擔着通消息和宣傳的工作。

啊，同志，問題多着呢！我們那間樓不能夠再祕密了，我們已經決定搬地方了。可是因為忙和窮的緣故，還沒有搬成功。

有一天，那是很早很早的時候呀！同志！阿王在叫醒我們。我以為他又是在搗鬼了！啊，同志，我們中間有幾個真壞，他們夜裏睡不着覺的時候，便一定要把一羣人攪醒。……唉，真無理！我有一次被阿王用紙捻子穿着我得鼻孔。我忽然醒轉來，打了幾個噴嚏，鼻孔裏還是發癢。我真氣，我真想打他幾下巴掌，但是我沒有做到，他媽的！真討厭呢！我們常常這樣鬧着，直到天要發亮的時候才止。啊？我也不是老實的人嗎？是的，我也穿起別人的鼻孔。呀！我白給人家玩弄嗎？所以我也穿起別人

的鼻孔來呢！……

好的好的，我不要胡七八道了。那一天，因為我們忙了一個整夜，又被蚊子咬得很苦，到鷄鳴的時候才緩緩地入睡去。可是，我們都被他鬧醒了。

“做甚麼啦？做甚麼啦？”我擦着我的張不開的眼睛，生氣地說。

“你這狗！”

“你入得不舒服嗎？”

“你娘的！阿王！”

“做甚麼啦？媽的！”

我們都罵着他。

他哭喪着臉，他的八字式的眉也變成入字了。真的，他的眉一撇高一撇低地皺攏着。我們知道他是在擔憂了。他沒有氣力地說道：

“米——沒——有——了！”

“為甚麼沒有了？”

“就是沒——有——了？！”他重復一句。

“你為甚麼不早說呀！”越強着急地叫了出來。



我們那時候真生氣，但是罵他也是沒有用了。

“唉，怎麼辦呢？”我嘆了一口氣說。

唉，同志，我們那時真苦。俠姑忽然昨天一天沒有來，那使我們更苦！

“還是找俠姑來罷，輝同志！”一個比我大的工人同志對我說。他好像一點也不覺得忙亂似的……啊，工人同志真好！

我匆匆地走下樓來，街上的電燈還未曾熄滅。天是黎明了。……

我才轉到西門路口，我是低下頭來很快地走着的。忽然，我的手被緊握住了。那真嚇死我呢！同志！這樣地驟然把我一捉！我抬起頭來；俠姑手挽着一小包衣服，很匆促地說：

“輝！趕快！趕快去叫他們逃走罷！那地方已被他們知道了，就捉人去！你！你快去！”

她說了之後，向我笑了一下，便走向那大馬路去。

我飛也似的跑到我們的地方，向他們說：

“快跑！快跑！捉人來了！”

我自己也跑回家去。我自己想：

“捉他媽的，我們已經跑個干淨了！我們不怕，我們要幹到底！革命是一件偉大的事業！”

自然啊，那一間樓是被查封了，那是不成問題的，同志！

三天過去了，我見沒有甚麼變化，又走到俠姑的家裏去。

“阿輝，阿輝！俠雲那裏去了呢？帶來還給我們罷！”俠姑的母親帶着哭聲這樣說。她的眉仍是皺着，嘴唇仍是尖出來的。

“甚麼？俠姑不在家嗎？”我驚問着。

“你還裝傻！”她大聲地說。

“我知道甚麼呢？真奇怪！”我冷冷地答。

“她天天和你們在一起，鬼鬼祟祟的，甚麼事你會不知道的！你一定知道的！一定的！我和你要人！”她的手指都屈攏着，只伸出一個食指在我的面前亂劃亂劃，就是這樣地劃着。

她是多麼無理啊！我那時冒火了！我大聲地說：

“誰知道呢？知道的是魔鬼！她和你說她不回來了嗎？”

那個舊時代的母親拭着淚和我說：

“怎麼不呢？昨天不許她出去，她在家裏生氣了一天。我今天起身遲一點，看她還沒有走出臥房來，便去看一看她在房裏幹甚麼？呀！房裏空着沒人！桌上只留着一張字！……你看罷！你看罷！”她從衣袋裏摸出一張紙來交給我。那紙溼了許多淚痕，我也不知道是她或是她的母親滴下的。那不要緊，我們也用不着去管這個。在紙上她寫着一封很長的信，是寫給她的母親的。現在我也忘記了，我不能背給你聽。大概是訴說她的痛苦，她的拋棄母親的痛苦，和她不能不離家庭的情境的。不過，我記得幾句是這樣說的：

“母親呀！你不幸有了一個女兒，那一個不願意如你的希望去嫁給一個無聊的大學

生，而願意把她的生命交給偉大的革命事業的女兒呀！那真是增加了你的暮年的悲哀，同時那悲哀也深深地刻印在我的青年的血熱的心兒裏了！唉，母親！我現在和你離別了！我是到前綫去的。我希望能夠在世界大放著美麗的自由之光的時候再和你相見！……”

啊，還有許多，我可不記得了。我只記得我看那封信的時候，我的惱裏忽現着在牆角時的俠姑的悲慘的樣子來。我也記得，那時我有點恨她，恨她要走也不來和我說一聲呢……

再過了兩天，我亦離開家庭那鄉下去。那時，我預料俠姑是躲在那裏的。但是我問那些工作的人們，他們說：前兩天被派到前綫去了。我也立即請求到前方去，可是那個有長長的頭髮的蒼白着瘦臉的人搖著頭，說：

“你太年輕了！喀！喀！喀！”

嚶！他說我年紀太小啊！真討厭，那個沒有停止咳嗽的同志！……

後來，我被派到一個小村落工作去，又再派到一個小城縣裏去。我經過了許多地方，現在又來到這裏了。我已經差不多一年沒有得到俠姑的消息，問了許多同志都說不知道。現在她一定比我更忙碌地工作着。我想她死掉是不會的罷！革命是慈祥的，他一定會保護着她呢！……喂，同志，她不是一個可敬愛的同志嗎？不嗎？怎麼不答應我嗎？……噯哎！你靜悄悄地偷睡着覺了！啊！真是豈有此理！噯，呼呼地鼾着，倒像在蒸着饅頭似的！我可要給你穿一穿鼻孔來了！嘻嘻！……

## 村中的早晨

## 村中的早晨

當老魏到山頭村來會他的兒子的時候，他的兒子阿榮正站在祠堂前面的石階上，和幾個武裝的農民在討論着甚麼急切的問題。老魏的眼睛很快便把他的兒子捉住；雖然三年沒有見面，但是無論如何總認得他的兒子：高高的身材，短短的下頷，明亮而有光的眼睛，更加炙黑了的臉色——那是他從小撫養大了的惟一的親骨肉。

而阿榮也在驚視着他的父親，蹙皺着眉頭，好像這個五十多歲的漸形衰老的老農民，帶了一些

絕不能夠解決的難題，使他的心緒煩亂起來的樣子。但是他仍然轉回去說着他的話。

“阿榮！你的老父來了，你看不見嗎？”老魏顫着聲音怒着說。

“啊！阿爹，你來了啊！”阿榮抬起頭來說。

“是的，我來了，你知道我爲甚麼來了？”

阿榮的臉上縈着煩亂的微笑，他只無意識地回響着：“爲甚麼？”

“我只要來問你，來問你到底在幹甚麼勾當？”老魏沉重着聲音說。

“爹，我沒有……”

“沒有甚麼？你說你沒有甚麼？鬼才知道你有沒有甚麼呢！喝！你這狗種！”

“爹！別動氣罷！如果你是來看你的兒子，你應該愛惜他，別使他太難受了。”

“難受？你真會說！我給你太難受嗎？我想你的苦還在後頭呢！現在正是給我這老骨頭捱苦的時候。我真想不透呢！我真想不透我和你的娘，把你



辛辛苦苦地養到這麼大，只落得這麼的一個下場呀！……你娘的，她沒有一天過得安樂。現在她頭髮也白了，眼睛也花了。還是顫着手兒去挑水，又要給人家看牛去。我叫她不要哭泣，她還是哭泣！她說不知道爲甚麼，一想念着你，便想起一大串的事情，那末眼淚便流將下來了。她的眼睛，便是給淚水洗壞了呢！……”老魏說到這裏，不但沒有怒氣，幾乎連說話的氣力都消沉了下去。他的心在痛着。

和阿榮說話的幾個武裝的農民，都靜默着，把眉頭也蹙皺起來了。而阿榮可仍是縈着煩亂的微笑，但是他的眉頭更皺得利害。

“爹，到裏面歇歇罷！”過了一忽阿榮說。

“到裏面去幹嗎呢？我只要和你討個回答，我立刻便要回去的！我想……”

老魏還沒有說完，阿榮可已經被裏面的人叫進去了。

才得到了消息，白黨正在進行着圍攻這個鄉

村，這正是忙着準備防敵的時候。阿榮是負責人之一，也正在忙着計劃一切，有時走出，有時走進祠堂裏去，裏面也有幾個人在開着會議。

老魏呆呆地站在石階下，眼睛跟着他的兒子來去地轉動着。忽然，他聽見兩個打他身旁經過的青年農民的私語：

“這老牛是誰？現在要提防着偵探！”

“不！他是魏先生的爹，不要緊的。”

說着便投射了老魏一下親切的眼光，他們自去了。

“偵探！探你娘的下私的！”老魏滿腔憤怒地這樣想，但是他並沒有說出來，他好像有點害怕的樣子。

“老伯伯，進來罷！”

忽然地，有一個女子的聲音在叫着，他嚇了一跳地抬起頭來。他看見從裏面走出來一個活潑而康健的女子，穿着一件赤布大襟衫和一條黑襖子，頭髮蹯成一個圓髻子，是農女的裝束。但是從

她的動作看起來，老魏覺得她是從城裏來的。不然的話，她的手爲甚麼不老老實實地垂在兩旁呢？他來去的動着，好像一對翅膀似的。她滿臉和氣地在歡迎着他，也沒有一點兒害羞的意思。而老魏雖然有滿臉的鬍子遮蓋住，可是他的心却真的在急跳着。

“老伯伯，進來罷！”

他覺得很不高興，但是他踏進祠堂裏去。

在廳上放着一張八仙桌，圍住着四五個穿着赤布衫的青年男子，他們一面在爭論，一面在寫着。他們的聲音並不高；但是從他們的發光的眼睛和燥急的嘴唇，可以知道他們是沉沒在一種緊張而鎮定的氣氛裏。阿榮也站在那邊，好像在催促着他們趕快議出一個辦法的樣子。老魏很想使他的兒子知道他的進來，故意地咳嗽着，渴想着和兒子的眼睛相遇；而阿榮的眼睛却注視在那桌子上。

“不肖子！”他憤憤地想。“不肖子！我找他來做甚麼？他全不理我呢！”

“老伯伯可是自己一個人來的？”那女的問。

他不高興而又不舒服地閃視了她一下，簡單地答道：“是的。”

“做甚麼來呢？看魏同志？”

老魏驚異地睥了她一下，沒有開口。

“你怎麼來的呢？你怎麼知道他在這裏呢？走了不少的路？路上辛苦罷？唔？”

“姑娘貴姓？”老魏禁不起這麼多的好意的詢問，他的心頭的氣惱也滅了一半了。

“姓簡，——但是，老伯伯，請你別要叫我做姑娘！別的甚麼都可以，或者叫我的名子——”

“不！不！還是有個稱呼才行呢。”

“那末，那末叫我做同志好了。”

“同志？”老魏又驚異地閃了一眼，說道：“甚麼叫同志？”

“就叫同志罷，我們都是革命的同志。”她忍着笑地說。

“啊，同志，簡同志。我老早便知道阿榮在這

裏。這裏離我們的林尾村才不過三十里路；雖是山路，平坦得很呢！你看我年紀這麼老，可是這三十里路我還走得來；並不辛苦，不辛苦啊！”

老魏帶着客氣的口吻說着，被導進一間耳房裏去。當他坐在一條長凳上之後，才要詢問着一些關於他的兒子的事。而這個姓簡的，要人們稱他做同志的女子已經跨出了那石門限，很和善而親切地和老魏點了一下頭。她一直地走到桌子旁邊去，坐了一忽，又匆匆地出去了。

老魏的心充滿着氣惱和煩亂，細細地觀察着那房子：房子不很大，牆壁不知道爲甚麼可被火燻得黑一處，灰一處。近角落裏打着榻子，是睡覺的地方。除了他坐着的椅子之外，還有一張長方的木桌，上面放着一盞油燈。此外甚麼也沒有，只是空洞洞地，滿布着黃昏的幻影。

他呆坐着，他的眉頭仍蹙皺在一處——他並沒有忘記他是來找他的兒子的。

兒子究竟是個甚麼人呢？——他自想着。許多

人都說他是一個××黨，村裏有錢的人們咒罵他，城裏的‘官府’要捉他，而他却是他自己的兒子！這個兒子，也不要家鄉，也不要父母，就是自己的生命也好像是不不要緊的。他怎麼會這樣呢？他究竟爲着甚麼呢？有人說他是革命，又是革誰的命呢？革滿清的，滿清不是沒有了嗎？那末是革民國的命了？不錯，就是革民國的命，這才會給官府通緝呢。

“唉！我的兒，官府在通緝你了！”他繼續地想。“通緝你，你逃在外面，得着神明的保佑，幸而還得平安無事。可是，我們一家人給你累死了！”他自嘆了一口氣。

當他賣了惟一的那隻牛，給阿榮讀書去的時候，他並不嘗想到現在是這樣的結局。但是沒有讀書的苦處，他自己大概是感覺得到的；寫一封書信也要拜托人家，記一條數目也要央求人家；而且，不識字總是給人看不起；無論到甚麼地方，都沒有你發表意見的機會。所以，當阿榮在半私塾半學

校的學堂裏讀了兩年的時候，他便問：

“阿榮，你還想讀書呢，還想種田呢？”

“我要讀書，讀了書不會給人家欺負。”阿榮率直地說。也許這句話激動了他自己的心頭的受壓迫的舊傷痕，他非常奮興地說：

“不錯！你就讀書去！錢我來想法子就是了！不錯！不受人家的欺負！”

也沒有和老婆商量一聲，他第二天便把他們的那頭牛賣給鄰村的林大爺，得了八十塊錢，他自己只留下了七塊，其餘七十三塊全給了他的兒子，他說：

“阿榮，你到城裏要刻苦念書，後來才有長進。現在我把我們的牛賣了，這些錢全交給你……我本來沒把得定要賣牛給你讀書去，可是當我想到我們從前也曾養了兩頭牛，那兩頭牛都是爲了糧餉軍費便賣掉了，沒有一頭是留得住的！這麼，我才下了決心，把這一頭牛也賣了……”

“那麼太苦了爹了！”

“不要緊的，我多吃些苦是不要緊的，我苦到現在也有幾十年了，再苦些也不過是這樣子。”他說着笑了，好像他總吃苦也是快樂的，只是兒子給他有個希望便夠了。

但是當他的兒子從城裏回來的時候，村裏的有錢人更加不高興他，說他在城裏做一個××黨。

“阿榮，你是他們說的那種人嗎？”有一次他問着他的兒子。

“不！革命是勞苦的人們一定要參加的，像我們這樣的人們；但是，我並不是一個××黨。”阿榮向他這樣說。他自然是相信他的兒子的。他也不管人家怎樣在他的面前警告他，他總是愛着他的兒子。兒子這一回的回家，給了他無限的快樂和安慰。在短短的五六天之間：他和兒子到田園裏工作着，一面掘着土一面聽他的兒子談着從城市裏帶來的消息，或者從書裏學了來的學問。阿榮知道電燈，知道電報，也知道美國犁田不用牛而用機器，他們的牛像豬一樣只是把來吃的。



“這樣麼?!書裏這樣告訴你麼?”老魏俯下去拾着一塊瓦片,把牠擲到園外去,一面這樣說。

“不是書裏說的,這是我從別的地方聽來的。”

老魏沒有說甚麼,只是稱心地微笑着。

可是,在第二年的春天,有一天的夜裏,老魏才要睡覺的時候,忽然他的兒子回來了,滿身穿着農民的裝束,頭上戴着一頂大笠子。老魏失驚得幾乎叫了出來了。而他的兒子說:

“爹!別做聲!人家要捉我呢!”

於是他把兒子藏在閣樓裏,連飯也搬到那裏給他吃。第三天的夜裏,又有一個人來找阿榮,在閣樓裏談了一整夜。在第四天的黃昏的時候,他們又匆匆地出去了,不再回來了。

在家裏,老魏問阿榮碰到了什麼事?阿榮只是笑着說沒有甚麼;但是老魏知道他的兒子一定有着天大的災難。當他和那個生人要離家的時候,老魏很憂愁的問:

“往那兒去?不危險麼?”

“不，到這位朋友家裏去。”

“是的，老伯伯，”那個朋友說，“我們是沒有危險的，藏在家裏才危險啦！”

“我擔心呢！”老魏說。

“不用擔心，”那個朋友說，“我們的人多着呢，官府不敢來捉我們的。只是，只是老伯伯要忍着苦！我們總得勝利！總有一天來和老伯伯活在一起快樂的！”

忍苦倒是老魏的生涯，但是從此之後，可有別的一種愁苦在咬嚙着他的心了。

不知道爲甚麼？村裏的有錢人都在痛恨他了；鄰居的人們也不和他往來。他碰見人的時候，沒有一個人願意和他打招呼。他每天孤獨地往田裏去，孤獨地回到家裏來。他的老婆也是這樣，她忍不住地每天在飲泣着。

‘保甲’是要三家保一家的，但是誰也不願意給老魏的家作保人。老魏走遍了全村，可是他們說：

“誰敢呢？那怕你的家不會鬧出甚麼花樣，你

的兒子是個××黨!”

不過許多窮苦得沒有家的人們，可非常同情着他，時常偷潛到老魏的家裏來安慰他，鼓勵他，好像老魏的愁苦正和他們自己的一樣。他們說：

“老魏！怕甚麼！不保甲你也得活下去啊！難道他們敢來甚麼樣嗎？老魏，不要怕！不保便不保！”

爲着要生活下去的緣故。老魏也是同意着人們安慰他的說話。算了罷！保甚麼甲，那是騙人的！不過，話雖如此，而老魏總覺得有甚麼沉重的壓迫緊壓在他的心坎裏。他好像不是活在人類的社會裏，他已經陷在黑暗的深淵之中。

深淵之中還有深淵，壓迫之下再有壓迫；不幸的事情又臨到他的頭上來了。有一天，這裏的四個警察和一個隊長來到他的面前，說阿榮藏在他的家裏。也不等老魏的分辨，便走進屋裏亂搜起來。鄉下人怕官府，老魏尤其駭怕，因爲他的靈魂可比較蠶絲還要柔馴。他只在門口打顫着，沒有精神去打理着別的事情，不知道他們像強盜一般，也是要

搶東西——但是他後來是知道的。

他的老婆是給鄰村的人家看牛去，當她回到家裏的時候，她才知道家裏的愁慘的遭遇，她的丈夫老魏却昏倒在門的旁邊。而第二天，老魏便被捉進牢獄裏去了。

像一般的情形一樣，入獄的時間的長短，是以金錢的多寡為正比例的。因為沒有錢，又因為老婆不懂得黑暗的社會裏的人情世事的緣故，老魏整整地過了半年的牢獄生活。後來才有人教他的老婆把惟一的一塊園地賣給人家，得了一百多塊錢，把老魏弄了出來。……但是，老魏出得了城裏的牢獄，却出不了這社會的大牢獄！他的園地是沒有了，他的氣力也消失了；他在村裏走着的時候，人家也嘲笑他起來了。就是親戚也沒有人敢來親近他。鄰居的元昌兄，原是談話最投機的伙伴，每當晚飯後的時候，總是兩個人蹲在石階下一談便談到天黑的；近來也不行了，簡直說不上三句話！像這樣，他只得躲在家裏發脾氣，詛咒着上天，罵

罵着他的老婆，因為他的柔馴的靈魂全被扯碎了。而這一切的不幸，這一切的愁苦，都是他的兒子惹下來的。於是老魏痛恨着他的兒子。

“狗種！生下那狗種！害父害母的！”

但是當他聽到阿榮在山頭村的消息，他便打算去看他了。他想向兒子訴苦，向兒子發氣，也想向兒子討個解決的辦法。……不過他的兒子是這樣的忙，連說多一句話的空兒都沒有！兒子好像不知道他，他做父親的苦處——不！簡直忘記了父親了！

等到簡同志領他吃晚飯去的時候，棹旁有幾個農民在歡迎着他，而並沒有看見阿榮；他真是又氣又恨，但是在這充滿着戰鬥生活的人羣裏，又有誰有工夫來理會他老人的心事呢！

在吃飯時候聽來的消息，老魏知道城裏派來了偵緝隊，要來撲滅他們所謂“反動”的山頭村的農民。而這些農民，從老魏的眼光裏看來，都是純樸，正直，而且吃得苦的，正和別的村落的農民一樣，

沒有甚麼特別兇惡的地方。不過，還有使老魏覺得又點驚異的，那便是他們蔑視官府，而生機活潑，好像擺脫了許多生活的負重的樣子。還有一層，老魏始終不會明白的，就是這些人開口都是說：

“我們一定要打敗他們，現在正是他們的最後的日子了！”

‘他們’是誰？‘他們的最後的日子’又是甚麼意思呢？這真要使老魏想破了他的老腦袋。但是從農民們的談話中間，從他們的堅決而自信的態度底下，老魏可以感到了一種生命的力和希望，好像這希望和力在誘惑着他，使他在這人羣中間徬徨不安起來，覺得他自己是錯怪了他的兒子了。因為這樣，所以他在許多人的詢問之間，不願意一點兒發表着他自己的愁苦和憤恨。他只是說：

“我不過來看一看阿榮罷了。”

聽了這句話，坐在他對面的簡同志微微地笑着。她說：

“老伯伯，請你安心罷！魏同志是再好也沒有

的一個人，他做的也是現在頂有意義，頂重要的事情呢。請你老人家別發愁罷！有這樣的兒子，你做父親的也夠有面子了！”

老魏用着憤恨的眼光看着簡同志；但是他的心裏頭是在高興着。他做夢也想不到有人會說他是有面子的呢！

“簡同志，你說有面子，那是真話嗎？”當簡同志伴着他到耳房裏去的時候，他悄悄地問。

“是真的！”簡同志很肯定的說。

老魏很滿意地在黑暗裏看了她一眼。但是，他立即又傷心起來，因為他總覺得他的兒子不是他的。他好像把兒子失掉了，從他的胸懷間失掉了。他覺得，第一，他失掉了他的親戚，第二，他失掉了他的鄰居，最後，他又失掉了他的兒子！他的老景是多麼可憐呀！他不覺地低下頭而流下了眼淚了。

“噯呀！老伯伯！你哭了呀！爲甚麼呢？”當他們走進耳房裏的時候，簡同志驚喊着。

“我覺得很傷心！”

“爲甚麼傷心呢？”簡同志笑起來了。“可是爲着你的兒子？爲着你的兒子沒有來照顧你嗎？但是他現在正忙，他往下郊鄉去了，他不能夠來在你的身邊，所以才託我照顧你呢。”

“那多多的謝你！多多的感謝！”老魏帶着悲聲在呢喃着。

“說那裏話呢！我也是忙的，不過我總可以偷點空兒來看你的。”她親熱地說着。

老魏偷偷地看了簡同志一眼，覺得他很可愛。在他感到寂寞的時候，他常常想到：如果她有了一個女兒，那就不怕他的兒子不理他了。同時，他又記着他的兒子還沒有媳婦。但是，他一想起他的兒子的無情，他當真是不願意替他娶媳婦的！

“老伯伯，你很痛苦嗎？你的臉色看來真是陰鬱呢。”簡同志凝視着老魏說道，“你的兒子在這裏幹事情，你在家裏一定是受了許多無理的壓迫。但是，這是沒有辦法，我們爲着未來的光明而受苦，這種苦受得有代價，不像往前的受苦，是白受的



呢。老伯伯，可不是麼？”

老魏只是嘆着氣。

“爲甚麼嘆氣呢？”簡同志站了起來，擔憂地說，“你一定是因爲魏同志沒有工夫來和你細談罷？但是，談不談橫豎是一樣的，這裏的我們個個都知道呢；這個村有組織，有武裝，還得反抗一些無理的壓迫，沒有的自然是更不堪言狀啊！……”

“那麼，你們都知道了，阿榮也知道了？”老魏驚異地說。

“真的！我們知道得很詳細！那怕老伯伯親身受了許多痛苦，還沒有知道是甚麼呢！”

“那是甚麼？”老魏張大着眼睛地問。

“那是白色恐怖啊！”

“恐怖？”

“是的，像你所遭受，所目擊的一切無理的壓迫，都是叫做白色恐怖。這是不可避免的——一個時期，除了用血衝破白色恐怖之外，實在是沒有別的辦法了……”

隱隱的一陣槍聲，把簡同志的滔滔不竭的話頭打斷了。

“啊，槍聲！”簡同志望一望外面說，“在衝破白色恐怖的槍聲呀！”

於是，又來了一陣鼓聲，她一跳便跳到門外去，轉回頭來說：

“老伯伯，我還有事情，那邊在召集人呢。可是，你睡覺罷，別發愁了，把你的兒子交給羣衆鬥爭罷，別再死死地捉住在心頭罷！現在我去了，請你隨便地睡一睡啊！明天再談。”

然而老魏整整一夜沒有睡，他飽聽了一夜的槍聲，他驚怕而打顫了一夜。他驚怕着，驚怕着，在驚怕之中他決定明天一早便走回家裏去。

他在出村口的路上，他碰到了他的兒子了。

阿榮同着一小隊武裝的鬥士，從朝陽曬遍的竹林裏走將出來了。老魏站在路旁，聽着步伐的整齊的聲音，嗅着泥土和汗臭的氣味。他們的臉上帶着夜戰後的倦容，但是眼角却縈着嚴肅的笑意。

“啊，爹！你往那裏去呢？我們下了一夜的死力，卒之我們勝利了！”當阿榮看見老魏的時候，他高興地叫道。“可是，爹！你怎麼才來了便想回去？我剛才在打算，你來得正好！我們開勝利大會的時候，你可以作一次被壓迫者的痛苦的報告呢！”

“我……我要回去！”

“爲甚麼呢？”阿榮着急的問。

爲甚麼呢？老魏爲甚麼要回去呢？他不能夠回答他的兒子。不過他總覺得非回去不可。他呆立着。晨光漏過竹影，映着他的愁苦的老臉上。他的眼睛不轉瞬地凝視着他的兒子。這個站立在他面前的就是他的兒子，他武裝着，駁殼槍在他的手裏發着鋼鐵的光芒；在他的炙黑的臉龐上，放射着一種勝利的微笑。這就是他的親兒子，他所日夜想念着的親兒子，而這個兒子可不是他所有的了。他把頭低將下去，他好像下了決心地放大着足步，離開了他的兒子自去了。

當他出了竹林，剛踏上那高崗的時候，太陽已

經從山隙間露出闊大的紅臉，在窺探着這大地。小鳥在竹林中喜樂地歌唱着，好像不知道在聽着牠們的歌聲的是一個孤獨的老人。而在竹林的後面，在那老魏剛才離開的村中，隱隱地傳來了勝利的歌聲，歡笑和熱烈的口號。這是村中的早晨。

老魏孤自一個人踏着無力的足步，緩緩地走下山崗去，一步步地走近他的故村，那個白色恐怖下的林尾村，在那裏，他須受盡人們的白眼，富人的怒罵，村中的無賴者的嘲笑，而把他的殘年消磨着。可是，說不定這一回去，那可怕的牢獄又張開了牠的黑色的大口，在等候着他呢！

老魏凝着淚眼，回頭去望着那鮮美的晨光，晨光下的山頭村，自己呢喃道：

“也許兒子不會把我忘掉了，我錯了！”

## 春 泉

## 春 泉

一個托着薄壳槍的農民，匆匆地走上山來，氣喘喘地站在那巖洞的門口，說道：

“喂，兄弟們！一個人——一個老婆婆跌到山坑裏去了！”

坐在巖洞裏的農民們都立刻站將起來，閃着驚異的眼光，爭着問：

“可跌死了沒有？可……？”

“是誰呢？”

“你怎麼不救起她來啊！蠢貨！”

“是的，村裏的人都是可憐的呢！”

“我要問，哈（她）呵（可）是一顆（個）只三（資產）階級？”阿承一面在用力地剝着柚皮，一面吃吃地說着。他是個濃眉而多髮的青年農民。

“不要鬧！”李大偉說着，又轉向那個來報告消息的農民問：“她是一個怎樣的人？”

“我站在山路口守齋，回頭便看見她了！”那農民把槍口垂向地下，把其他的一隻手指着山下說。“她在半山上亂闖着，哭喊着，狂號着，好像在找着甚麼東西似的。忽然，咕嚕咕嚕地滾到山坑裏去了……”

“傻豬！你不會跑去救他嗎？”李大偉閃視了那農民一下，忍不住笑了。

“我跑到那裏往下面一望，山坑裏滿生着長長的草，甚麼也看不見！”那農民在申說着，嘆了一口氣。

“呀！兄里（弟）們！我們一定要去救哈（她）！哈（她）一定是一顆（個）斫薪子的人呢！我們

一定……一定要去救哈（她）！”阿承把剝了一半的柚子掉在一邊，跳將起來了。

“是呀！我們都是沒錢人，應該幫助沒錢人呀！”

“她一定是一個窮苦的老東西，我想！”

於是他們挾着一片熱烈的同情心，走下山來，走向山坑那裏去。

時候已是早春了，山坑裏的泉水初漲，鬧着春的嘩音。山谷中的雜草矮樹，都在哄鬧着的水聲中斜睨着青色的眼睛。峭寒的水珠濺噴着在綠葉上面，好像微笑裏的眼淚。

他們涉着水，溯往山坑的上流去。在坑邊的一塊巨大的，黝黑的巖石上面，斜躺着一個老婆婆，已經發昏去了。她的兩手還捧着一個小小的香爐。

“哈啦！一個奇怪的老東西！”李大偉呼喊著，跳到那老婦人的旁邊去了。“兄弟們！水！水！把水來救她一救！”



可是連盛水的東西都沒有。阿承用着他的粗大的手掌掬着清淨的泉水，高興地走過去。“水在這裏！讓哈（她）喝罷？……並且濕些在哈的牙（額）上！……”

其他的農民都圍攏上來，好像要把他們的身體來保護着那老婆婆似的。驚異而且雜着憂愁的眼波，在週遭流轉着。人聲和泉聲爭着喧鬧。

“傻豬！你可要淹死她嗎？把水都倒到她的鼻孔裏去了！”

“不中用罷！水她不能夠喝呀！還是咬一咬她的足跟！”

“把那香爐拿掉罷！”

“可憐的老東西，帶着香爐做甚麼呢？”

那老婆婆終於被他們連淋水帶咬腳跟地救活過來了；但是仍然緊捧着香爐，不讓人家拿去，而且嗚嗚地哭了，說起話來了。

“哎！我怎會在這裏呢？你們是甚麼人呢？……嗚！嗚！嗚！天呀！……我的兒呀！……”

他們都靜默着，呆站着，雖然他們的心裏在想着：“這婆子敢是瘋了！”

谷裏的春風習習地吹送來一陣陣早春的嫩芽的香味，同時又把老婆婆的哭聲和泉聲捲上山峯去，捲到低得幾乎和山尖相連着的天空去。嶺上回應着一陣慟哭似的松濤的聲音。

李大偉注視着她的沒有牙齒的，張得大大的嘴吧，皺着眉頭，說道：

“夠了！夠了！老媽媽，是怎麼一會事呢？你哭……？”

“嗚！嗚！哇！我很苦呀！……”

“怎麼苦呢？你到這裏來做甚麼呢？”

“她呀！老母雞！只是嗚哇嗚哇地哭着！……”

“嗚嗚嗚！哇！我很苦呀！我的兒子掉了！有人說他被捉去了，有人說他逃走了……我是山下的村裏的人，我們甚麼事情也不敢亂做，我們是怕官大人的；但是忽然官兵來了，把許多人捉去了，村裏的學堂也被燒掉了……嗚嗚哇！我的兒子就在

那學堂裏教書的……嗚嗚哇！我只有這一個兒子呢！我只靠着他呢！……”

“你的兒子是誰呀？”

“嗚嗚哇！就是阿豬呢！……但是外面的人都叫他勇進兄，或者是丁先生……他們都說：‘丁先生是一個善人！’村裏的人碰着我便說：‘你的進哥兒真是一個好人呀！’但是……嗚嗚哇！……”

勇進？他是誰呢？他們都不曉得，因為他們都不是這裏的本地人；他們都是離這裏差不多幾百里路遠的田村裏的農民。但是他們立即便知道他是自己這一方面的兄弟。

“嗚嗚哇！我天天盼望着他回來……”老婆婆又訴說着。“自他失掉了之後，我可沒飯吃了，官兵又常常到家裏來搜查……嗚嗚哇！……我問他們把我的阿豬捉到那裏去，他們怒聲地說：‘喝！誰曉得！’……有一天……是的，有一天，我聽說他躲在山上呢；而且我有幾晚都是這樣地夢見他睡在山洞裏，我便帶着這香爐來找他呢……嗚嗚哇！我的

兒呀!……”

“真是老母雞呀!”

“你可知道他在甚麼地方的山上呢?在那一個山洞裏呢?”

“哈哈!她還……還帶着那香爐!”

“老媽媽，那香爐便知道你的兒子的地方嗎?”  
李大偉憂愁地說。

不，那香爐不知道，和她一樣地不知道，也正和他們的家人不知道他們會藏在這麼的一個山洞裏的一樣。

她是一個被損害者的可憐的母親啊! 橫暴的力量從她的懷裏把他的兒子奪去了，但是她仍然無效果地傷心着，痛哭着，而且尋找着。

“嗚嗚嗚!哇!……我……我的苦也受夠了!我把香爐交給他，我的責任也就完了!……”忽然她停止了，呆瞪着眼睛，注視着那個手拿着薄壳槍的農民，他正用着他的槍尖在指着她，不知道向那近旁的人低語着些甚麼?

“…先生，…我，我只是一個窮人，也沒有這麼樣的一個兒子……！”那老婆婆乞求地說，她以為他們不是民團便是山賊，所以不覺担驚起來。民團和山賊是兩件不同的東西，但是她是一樣地懼怕着；有時她懼怕着民團比山賊還要利害，因為她是一個窮人，而且和官兵一齊去搜查她的家的不是山賊而是民團啊！她也知道山賊斷不會加害於她，然而賊字出頭，便是犯法的，總會使她的良善的心驚跳着。假若她的兒子真的會在山洞裏睡着的時候，恐怕要因為吃飯的問題而變成山賊也未可知，但是這一層她可絕對地沒有想到，因為她只相信着她的兒子是一個‘好人’，正如人們對她說的一樣。

近來民團常常派便衣隊到各處的山洞裏去偵探着匪類的行踪，有時也會乘機打劫，而罪歸於他們所要捉住的匪類。村裏的人們都很知道的了，但是都緘默着，不敢聲張。——誰敢聲張呢，現在正是民團得勢的時候呀！那老婆婆想到這個，心兒越發跳得緊，連四肢都在戰顫着了！

“先……生！……我……我因為跌昏了腦袋，……說錯了……我沒……沒有……”她凝着淚眼，顫着聲音說。同時她想站起來，但是不能夠。

“哈哈！她怕我們呢！”

“你的兒子也是……！”

“不要鬧！不要鬧呀！兄弟們！”李大偉嚴肅地叫着；同時他用着他的手去扶着那老婆子。“老媽媽，你不用怕呀！……”

“是的，你用不着怕我們呀！我們乎（都）是和你的兒子一樣的。我們乎是有紀律的；我們並不鴉（加）害沒錢人呀！我們乎是……你的兒子，你自己和我們，乎是，乎是一樣的窮夫（苦）的，我們乎要聯合起來，去打倒……”阿承吃着舌頭，漲着頸頸上的血管，苦苦地解釋着。

其他的人都笑起來了。

“哈哈！看那隻蠢貨！”

“阿承！你這公牛！呀呀地叫着做甚麼呢？”

“哈哈！”

而那老婆子呢，她初頭還是抖戰着，發呆着；終於也被阿承逗得笑起來了。而且她覺得他們都是很和善的。於是她環視着他們，安心地微笑着，巍巍地坐在那巖石上，把她的手叉着在前面，好像一個受人們祝福的母親。

“好了！她笑了！”

“她不怕我們了！”

“我們都是被他們驅趕得沒有地方去了呀！他媽的！”

“我們都是有母親的兒子呀！”

聽到了“兒子”這兩個字，那老婆婆又傷心起來了：

“嗚嗚嗚！我的兒呀！……我的苦受夠了！……我，我的苦受夠了！我趕快死掉了罷！……”

李大偉皺着眉，望了她一眼，焦急地說：

“老媽媽！別哭了！別哭了！要不然，便有人會知道……”

“先生！我，我，”那老婆婆只是抽咽地訴說着，

“我，叫我怎樣過活呢？先生！我們也沒有田，也沒有園，只剩一間破屋子呢！……我也老了，不中用了，怎麼和人家做工呢？誰要我這老不死的呢？……我只好餓死了！……嗚嗚哇！我的兒呀！……但是我有甚麼要緊呢？我死有甚麼要緊呢？我倒想到閻王的面前去問問他，問我的前生世積下了甚麼罪惡？教我今生這樣受苦，這樣的苦命呀！……但是，這香爐呢？……嗚嗚哇，我們丁家就沒嗣了！沒嗣了呢！……嗚嗚哇！我的兒呀！……你多麼狠心呀！你那兒去了呀！……”

“你的兒子不狠心！他的心太好了！太好到你不曉得！”

“老媽媽！你，你千萬不要怨你的兒子！”

“是他們！捉你的兒子的他們的罪惡呀！”

“你的兒子，他是一個頂好的兒子；但是，你，你可是一個可憐的母親，唉！”李大偉把手叉在他的胸膛上，焦急地走來走去，沉思地，低着聲音地說着，好像只是向自己咕嚕着似的。“噫！怎麼辦



呢？怎麼辦呢？嗚嗚地哭個不止，真糟糕！”

無論他們向她怎樣的安慰着，說明她的兒子的犧牲是一種偉大的犧牲，是爲人類求光明而犧牲，爲窮苦的人們爭自由而犧牲的；但是她總是要找到她的兒子，她養大起來的那一個兒子。她無效果地笑着，而且現在她竟大開着她的嗓子咆哮起來了，好像硬要從這些無家可歸的可憐的農民們得到一點慰安似的。那真是使他們沒有一點兒辦法！

有的農民帶着討厭的神色走開去了，有的走到坑邊去站着，呆望着直瀉下山的清澗的泉水。而那老婆婆的傷心的哭聲比泉聲更大，山谷間都起了回響。南方的柔媚的山谷，春天好像被那傷心的哭聲趕跑了。

“把她的嘴巴塞住罷！”一個粗重的聲音說。

“老五！把手槍嚇她一下子！真是再沒有辦法了！”

“是的！嚇她一嚇！”

“趕快！拿出手槍來罷！呀！好討厭的老母雞！”

“不！兄里們！不呀！”阿承高舉着他的兩手，大聲地叫起來了。“那不是辦發（法）呀！我們不要嚇哈（她）呀！哈（她）哈又不是一顆只三階級！哈是一顆，一顆村裏的老婆婆呢！哈又窮，又老，又沒有知識！哈，（她）哈懂得甚麼呢？哈很傷心呀！而者，（且）沒有希望了，哈（她）呀！因為哈沒得吃，這樣的四（世）界又不能厚（夠），有錢人又不冤（願）意養活哈，村裏呵（可）連一顆養老院乎沒有！哈沒有了兒子便沒有飯吃呢！叫哈，叫哈怎麼不死找着哈的兒子呢？我們的，的勸慰也說得海（太）多了，沒有效火（果）了。——我的意見是把一點錢給哈，教哈目前還不會餓死，然後送哈回家，那麼哈便不會夫（哭）了，一定不會夫了！我想！”

“鬼打你的後腦袋！我們那裏有錢呢？”

“阿承！吃吃吃！……哈哈！”

“兄里們，我們雖然是沒有錢，安（但）是，安是只要大家贊成這顆意見；那麼我們再想辦發（法）

罷！”

“你的意見麼？那是——那是好的！”

“我們再想……”

“那麼，兄里們！我的辦發（法）是派或是是捐。我們乎（都）盡我們的袋裏所有的拿出來罷！”阿承高興得在跳躍着。但是他撈一撈自己的衣袋，一隻銅板都沒有，於是他羞慚地，失望地沮喪着，一聲也不響地站到那裏的大松樹下去。

泉水發出潺湲的聲音，松樹發出沙沙的音響，都好像在嘲笑着阿承似的。

“阿承！我有四個銅板！”一個老農民跳到阿承那裏去。

“阿承！我，我有四隻角子！”又一個青年的農民走向那松樹下去。

“我，我一點甚麼乎沒有！”阿承無力地睜着眼睛望着他們說。

“傻瓜！那有甚麼要緊呢？”那老農民打着他的臂膀說。

“阿承！你沒有，可是我有四隻角子就好了！一樣的！一樣的！不是嗎？”那青年的農民插着去安慰着他。

這時，李天偉煩亂地說道：

“不！兄弟們！她不是爲着錢呀！她是要她的兒子呢！”他仍然是沒有辦法地走來走去。

“誰說的？誰說哈，哈不是爲着沒有飯吃呢！”阿承忍不住氣地走到李大偉的身旁來，漲着血管地叫着。

“是的！阿承！你這貓頭梟，你知道甚麼呢？錢能夠治好她的喪失兒子的傷心嗎？”

“甚麼？錢不能厚？”阿承大着眼睛說。“安是……也許罷！也許不能厚罷！安是，安是有了飯吃呢，那末才讓哈緩緩地去傷心，那有甚麼緊要呢？”

農民們都圍攏上來，靜聽着他們兩人的爭論。

“不錯！還是阿承說得不錯！有了飯吃就讓她緩緩地傷心着去罷！阿承是對的！……我這裏，我這裏有四個銅板！”那老農民大聲地贊助着阿承。

許多人都忙着向自己的衣袋裏扭出錢來，交給阿承集合着。

李大偉注視着春陽下的巖石上坐着的老婆婆，她哭得聲也嘶破了，精神也倦乏了；但是不乾的老淚仍是充滿着在她的臉龐上的每一條皺紋裏面。她蹲伏在那兒，好像一隻垂死的老山羊一般。於是李大偉微微地點着頭，從衣袋裏摸出兩塊光洋來，悄悄地說道：“我只有這兩塊！”

阿承又把從大家集合起來的角子和銅板交給他，教他過去勸慰那老婆子。

農民們都帶着高興的笑臉跟在李大偉後面走到那大巖石的旁邊去，團團地圍住着。

李大偉柔和地在勸慰着那老婆子，把大家的意見說給她聽。

於是她一面在拭着眼淚，一面千感萬謝地感激着。她又把香爐放下，顫着她的多筋的手兒在一把一把地抓着銅板和角子，藏到她的腰袋裏去。

“多謝，多謝！好心的先生！多謝！這已經夠我

一個多月的吃用了！……多謝呀！……菩薩保佑呀！……保佑你們呀！”她自己這樣地呢喃着。

“是的！保佑我們餓死呢！老媽媽！”一個打趣着她的聲音。

李大偉把錢全交給了她之後，便說道：

“阿承，你扶着她，帶她上路去。”

“那老婆婆仍然抱着香爐，口裏呢喃着菩薩的名字，隨着阿承緩緩地走下山去。春泉的喜樂的聲音好像那歡送的銅樂隊。

農民們得意地望着她和阿承的背影隱到突出去的山石後面去了。於是哭聲消失了，春泉幽幽地響着了，山谷間的春天又來了。

但是農民們自己的春天呢？他們正在艱難困苦地創造着。

此  
页  
空  
白

## 新 生

# 新 生

你光顧了，三月八日的國際婦女節快來了。

這一天，南方的一條方孔路，對半截路過半的  
的接待，七位話，正領個兩着一般熱烈的風也大  
前，以容地紀念許多人之中，只有一個是女工或女  
運送的女同志，他的名字叫做，是伊家越而阿高子  
的女工，她原是本地人，她的父親親被捉去的  
他們救活了。但是這現在正給着和這齊的這這  
他了他三天，在很很很很，他他他他他他  
家，和伊家越女工，這這女工是地自己這的。這天



## 新 生

棟花開了，三月八日的國際婦女節到來了。

這一天，南方的一個方從豪紳的手裏奪過來的農村，七區田，正預備開着一個熱烈的紀念大會。負責的同志許多人之中，只有一個是在城裏讀過書的女同志，她的名叫阿玉，是個強健而晒黑了的的女性。她原是本地人，她的父母親都被反動的狗兒們殘殺了。但是她現在正皺着眉頭專為這節日忙了整整三天，也預備着演講，也預備着唱國際歌，和勞動婦女歌。這婦女歌是她自己編的，幾天

來她無論走路或者坐地都在唱着，好像怕忘記了的樣子。

——起來！全世界的勞工婦女！

起來！全中華的被壓迫的女囚徒！……

爲着太忙的緣故，精神很疲乏，她只枯燥無味地念着，並不像在唱歌。——她需要人來幫着她呢。

但是能夠幫她的人很少。而婦女羣衆還很少有起來參加工作的。和她在一起的“女流氓”和“女兵”都不很行。前一個倒可以做點事，可是因爲初到的時候，不知道農村的封建殘餘的老皮氣，舉動太隨便了，見着男人便握手；而且她的確有點流氓情緒，所以在不知不覺之間就完成了這個不很好聽的綽號。因此活動起來也就不很得到婦女們的信仰。而‘女兵’呢，那更糟糕！可是並不是因爲她武裝着的緣故，而是因爲她不懂得這裏的土話，連懂不懂的‘懂’字都說成‘燈’字了。那末就你燈不燈，你燈不燈地燈了起來，鬼才知道她要燈了幾時才

會懂了呢！

可是她們兩人都很忠於革命，在老早老早的時候便做了革命的女兒了。所以她們一早在路上遇見阿玉，睡眼朦朧，頭髮蓬鬆，匆匆地走了過來的時候，她們便問道：

“玉同志，怎樣呢，今天？”

“今天又怎樣？除了工作還有甚麼？”

“不呀！問你今天大會的事體呀！”

“唔，紀念大會嗎？那一定很好的，我敢相信！”

阿玉搖着小拳頭，把手交叉在胸前，好像一個男同志的舉動。在她的疲乏的臉上，閃着得意的微笑。

“很好？哎？”女兵問。

“是的，一定好得很，回頭你們知道了。”阿玉說着把手揚了一揚，就打算離開她們了。

但是突然地被那女兵開頑笑地叫了一聲，“立正”，阿玉便下意識地立正起來了。於是她們笑了。

“哈哈！夠傻氣呢！”女流氓說。

“玉同志，你說這會一定開得好？”女兵帶笑地

追問着。“究竟怎麼好法呢？”

“怎麼不好？又是婦女節，又是祝捷大會！……並且，並且還有了兩個女子演講和唱歌！”

“誰？”

“就是那倆姊妹。”

“那個？可是你天天誇說的阿花和阿葉？”女流氓插着問，阿玉笑着點了頭。

“她們真能幹啊！”

“怎不能幹？你怎會當女兵呢？現在還不是女子急起直追的時候嗎？”阿玉帶氣似地說着，又接着道，“我鼓勵了她們，們她都答應了，真好！她們！……”她說着，高興地笑着，便去了；一面又在唱着：

——起來！全世界的勞工婦女！

起來！全中華的被壓迫的女囚徒！……

村中看見太陽很早，還不到七點鐘的時候便滿地都是樹影和陽光了。玉同志帶着她的又疲倦又興奮的身軀，用着她的急促的足步在踏着陽光

和樹影，走向祠堂去，在那裏預備着開會的會場。她一面走着，一面在回憶着阿花和阿葉。她們都有活生生的希望，她們都相信着革命，她們很好！

當阿玉隨着游擊的軍隊回到七區田，她的故鄉來的時候，她的心充滿着勝利的熱情和高興，她想努力解救着婦女，婦女受壓迫幾千年了，尤其是農村的婦女。但是村中和她相識的女伴，都出嫁去了，年紀多一點的婦人却老是頑固，她說甚麼她們便聽着甚麼，可是把聽來的話立即地從那一邊的耳朵送出去了，還不能夠有多大的影響，於是她在着急，她在想方法，在尋找着炸藥的引子。

有一天，她無意間找到了引子了，那就是隣居的阿花和阿葉。雖然是她的鄰居，但是她起初並沒有去注意着她們。恰巧她的衣裳的鈕子扯斷了，而她自己並沒有針和線，便想到隣居借去。一進門，阿花和阿葉便笑着讓坐，她們都知道她是個女黨人，但是不知道女黨人在作甚麼事情，都以爲那不過是個男黨人的老婆，因為丈夫革命，她便變成一

個女革命家罷了。

“同志們，”阿玉一進門便說，“請借條黑線和把針給我，我的衣鈕弄壞了。”

“壞了那裏，讓我們來和你縫一縫好了。”阿葉客氣地說。

玉同志便把穿在身上的衣裳最末的鈕子指點給她看。

“啊，這倒容易呢！”阿葉看了說，“這只是斷了線。”

阿花連忙在一隻竹籃裏拿了一塊髒髒的臘塊，和纏在一段竹板上的黑線。她從臘塊上拔了一把針，穿起了黑線，便交給阿葉。阿葉接過來便縫起來了。玉同志定要自己縫，但是阿花說：“妹子給你縫好了。你們做事情的人，怎會縫衣裳呢。”

——糟糕！我難道做工作做得忘記了拿針兒嗎？——玉同志想着，又轉念道：也好，讓她縫去，借此和她們聯絡聯絡感情罷！

而當她看見阿花很靈巧地，很周到地伏下身

子在縫着的時候，她又氣憤了。她覺得女子爲甚麼要這麼溫柔，總是侍服着人，受了一切的支配呢！但是她立即便明白了這種溫柔和軟弱的由來，正是幾千年被壓迫的結果。於是她自呢喃道：“加緊工作！加緊工作！”於是惹起她們姊妹兩個笑起來了。於是她們互相認識了……

於是玉同志若有機會便跑到她們家裏去，教她們許許多多的事情：如反對軍閥戰爭，打倒地主，土地革命，婦女解放等等。

姊姊阿花是個二十六歲的寡婦，她的丈夫當兵死去了；當她聽見玉同志述說着軍閥的罪惡的時候，她恨恨地說：

“啊！那些原來便是軍閥！誰都知道他們不是爲着公家的公事，只是爲着他們自己才打戰的呢……恨！那短命軍閥！”

而他的妹妹是個被賣在本村的大地主家中做婢子的，革命來了，她才跑回姊姊的家來的，現在她也知道說，這是革命救了她！

“那末，革命救了你，你可該替革命服務呢！”玉同志沒有一天會忘記要她們出來幫助她，於是乘機地這樣說着。而阿葉答道：

“我懂得甚麼，如果姊姊要我那裏去，我便去好了。”

“不是我要你去，”玉同志高興得很，大聲說道：“那是工作需要我們去啊！”

但是，這可證明阿葉已經引子着火了，漸漸覺醒過來了。只是阿花總有點頑固，總是說她是寡婦，露不得面，這才糟糕啦！不過，這點小小的舊觀念，不久便給覺醒了的妹妹克服過來了。

“姊姊！你才傻呢！人家可曾因為你是個寡婦便不欺負你嗎？那怕人家還要欺負多一點！”

“欺負！只有你才不識羞恥！”阿花憤憤地說。

“噯哎！姊姊真是個害羞的人了！為甚麼你不坐在家裏，像大少奶一般，天天要到路角掘園去？……害羞，這可像玉同志說的一樣，是封建思想呢！”



這樣地經過了幾回的辨論，阿花也就決定了。但是當她們和玉同志組織成‘家庭宣傳隊’到人們的家裏演講的時候，第一次阿花也還是不大肯說話，不過在一次比一次的進步中間，阿花緩緩地閃出了她的沉毅著實的個性。她會避去一切的鋒芒，緩緩地把自己的主張深打進對方的心坎裏。於是人們被她說服了。於是她的工作進展了。

這樣的，玉同志更加決定地想把她們兩個放到羣衆的前面，去作進一步的訓練。因為她主張着：惟有无產階級才能夠領導革命，惟有革命羣衆才能夠訓練天才！而她們也願意參加這“三八”節的大會，並且答應着妹妹唱歌而姊姊演講……

玉同志想到這裏，她笑了，好像農民播種而得到收穫般得意地笑了。但是她怕阿花的演講詞忘掉了，又怕阿葉的歌記不清，又悔恨她自己爲甚麼不老早就該把這歌做成呢？！那末她又——

——起來！全世界的勞工婦女！

起來！全中華的被壓迫的女囚徒！……

大會的會場正是祠堂旁邊的一片大草地。滿地盡是青青的春草。演講台就搭在東邊。牠站在那裏，好像預備着做新戲的戲台似的，不過橫跨在台前的那塊大紅布，上面却跳着九個大字：

### 三八節祝捷紀念大會

那下面的台柱，還有幾個頑皮的，骯髒的小孩子攀登着。台上的管理人不知道一面在弄着甚麼，一面却在罵着孩子們。還有一些小孩們在草地上扮演着鄉間的×動和×衛隊的襲擊，以及勝利後隊子進鄉在唱着革命歌和呼口號。因為要一個小孩子作地主給羣衆審判，而被那小孩子拒絕。於是他們吵嘴起來了……

在檯子對面的遠遠的那邊，崛起着一帶高地，高地過去便是竹林，竹林後面便是一條小溪流。鳥在草原週遭的樹上叫着，風在笑着，太陽在照耀着，而棟樹在開花着。這一切都好像在慶祝着革命的

勝利……

玉同志打那草地上經過，來到講台的旁邊，她稍爲站住一下。她看了一看檯子，又望了一望四週。她臉上呈着勝利的微笑。

她旁邊來了一個老村婦，手牽着一個三四歲的孩子，望着演講台，自己呢喃道：

“他們是不信神的，爲甚麼搭起戲檯來呢？今天又不是甚麼‘神生’！……”

而那個孩子却說：

“祖母！看！我們的蘇哇耶……開大會。”

玉同志聽了向一老一少的她們閃了一下，便笑起來了。她覺得這倒是新舊時代的對照。

說到新舊對照的事情多着呢！往日的祠堂現在變爲×××政府了。往日的寫着‘鴻禧’的照壁，現在變成寫着革命標語的短牆了。雪白而鮮明的筆畫，壓倒了暗澹的黑字的殘痕了。這正是在說明着那個豪紳階級的最後的運命；也在說明着社會變革的史的過程。——這個七區田，傳說創村的

時候才有七區田，後來隨着時代的進展，不但有了幾十百畝的田野，並且有些人已經變成地主，而其他的做了佃戶和雇農，以及別是做碎工者。自從洋鬼子戰敗了中國人以後，村中暗地裏變動了，有些地主也中落了，他們的收入都歸到城裏的有錢人那裏去，但是他們仍在村中做有錢人的工具，剝削着勞苦的農民……而現在，已經推翻了豪紳的統治，建設了工農兵×××政府，實現着土地××了。……

於是玉同志高興地走進祠堂裏去。

“玉同志，我們的宣傳真是不普遍！”當玉同志回去走進前廳的時候，她碰見農會的負責人爆急地說。

“怎麼著？”

“沒收土地這問題，農友們有了許多的誤會呢！”

她還沒有說出口，便聽見了農會長的粗重的

聲音，在正廳裏響着。原來是在開着談話會。

“……土地是農友們迫切要求的東西，也就是我們死活和地主豪紳鬥爭的主要目標。這是我們誰都知道，誰都明白的。但是政府沒收土地，並不是永遠沒收了，而是要把來平均分配給大家耕種……”

“那麼不是沒收了去？”

“並不是！×××要守着這些土地幹嗎？可要讓牠發滿着草，而叫人們去吃草嗎？”

於是祠堂裏充滿着噪雜的笑聲。

“是的，就是這話！”

“那麼，會長同志，怎麼分配呢？”

“這裏有兩種方法，現在看我們是那一種方便……第一種是以勞動和以人口為標準；第二種是以勞動力為標準，也以人口為標準。那就是說……”

突然地，玉同志看見一個青年的農民，永添同志，滿臉煩悶地在看着她。於是她問：

“永添同志，有甚麼事？”

永添同志被這一問，好像不好開口的樣子；但是他訥訥地道：

“玉同志！玉……同志！……我有話要和你說。……”

“甚麼要緊的事情？”

因為前廳太嘈雜，他們走進耳房去。裏面祕書同志伏案在寫着，一面打着呵欠，好像幾天沒有睡覺的樣子。他們進來，他也沒有抬起頭來說話。玉同志滿鼻子地聞到他的那件穿了幾十天的軍裝所發出來的汗臭。

“那末，說罷！”玉同志說。

“我想問你，你可在鼓吹着婦女解放嗎？那我是反對的！你是想把婦女們怎樣了？”

“怎樣？”玉同志把眉頭皺了一下，急切地問着。

“今天，今天我的老婆，她，她不服從我，她說，現在婦女解放了！……”

“怎麼不服你呢？”玉同志笑着問。

“她本來甚麼事情都要聽從我，就是生氣了打着她，她也不敢回手回嘴的！就是幾天前也還老實。誰知道……誰知道這幾天來，那個守寡媳婦和她的妹子常常到我的家去說了些甚麼造脾話，她立刻就變了……”

“你可是說阿花和阿葉？”

“騷仔才知道她的名字！就是那個寡婦……”

“別罵人家罷！”玉同志催促着。

“要我不罵她，只有叫她不要到我的家裏！”他憤憤地回答。

“就是不去，你的老婆便不起來反抗你嗎？你這麼對待你的老婆、如果不改變了，那怕你不會變成一個鰥夫！……你要她服從你，給你捶打，爲甚麼她不可以反抗你，不給你捶打呢？你不打她，她便不反對你了。”

“不，她說要加入婦女協會，而我說，女人家加甚麼會，入甚麼黨；而她便生氣起來了，和我鬧起

來了！”那青年的農民好像無可奈何地說。

“那末你不要反對她，嘲弄她，她便不鬧了。”

“可是，她們要組織婦女協會呢？加入婦女協會的會員是專和男人作對頭的！”

玉同志笑出來了，替他解釋着那斷沒有這麼蠢笨的事情。婦協是團結着革命的女同志，正和農會和工會一樣，重心是在政治鬥爭，並不是專來對付男子的。……

一個少年先鋒隊匆匆地走進耳房裏來找銅鑼，說開大會的時間到了。但是鑼聲在外面熱烈地響起來了。他笑罵着一個人的名字便出去了。那青年的農民也跟着出來。

正廳上的談話會也停止了，大家都赴羣衆大會去了。被召集來談話的農友好像明白了沒收土地的意義了，臉上都帶着快樂而安心的微笑。

玉同志對着那一言不發，只在寫着的祕書同志，問道：“祕書同志，你也參加去嗎？祕書同志”！



他也不望向玉同志，只嘶破着聲音地叫道：

“參加 參加，誰有工夫去參加。左寫他們也不懂，右寫他們也不懂，還是把一切的文字掉落糞坑罷！……”

玉同志笑了一笑，從耳房裏走了出來，聽見兩個年老的農民在談話：

“阿木哥，別怕，那是傳錯了話呢！我們的快樂日子到來了！阿木哥，別怕，別怕，有好日子！”

“我老早便知道不是搶去我們的田園呢。我又不大認得字，他們的甚麼程章又看不懂，忽然聽見要沒收田地，那才慌了呢。誰知道那只傳了一半意思？”

“是的。別怕。我們有好日子！我們開大會去，也跟着遊行去。”

說着說着高興地到會場去了。玉同志也匆匆地走了出去，她怕阿花和阿葉找她不到，因為她約着帶她們到演講台上去的。

羣衆在演講台前展開了去。草地的空間充滿着嘈雜的笑聲，尖銳的叫喚，小孩的啼哭。同時，樹間的春鳥在叫着，風在笑着，太陽在照耀着。遠一點的傳來了×衛隊放下槍來的一二三的整齊的口號。

活潑的少年先鋒穿着短褲，執着竹棒在人叢裏亂竄着。有兩個在那樹下把竹棒當戲臺上的大刀在比試着。還有幾個用來作提竿跳高。如其說他們是在維持會場的秩序，莫若說他們是在搗亂秩序呢。這是因爲他們才組織成隊，還缺少着訓練的緣故。

農婦到會的也不少，只是遠遠地站着，在議論着是非。在那顆大棟樹之下，阿花，阿葉和‘女兵’以及那‘女流氓’都站在那裏。一些好奇的農婦在圍着那‘女兵’，聽她在燈不燈地燈着甚麼。玉同志遠遠的看見了，她想，也莫笑她燈不懂土話的，鼓勵婦女參加×衛隊，她便是頂好的一條導火線呢！

而同時，阿花和阿葉已經看見他們的熱烈的

女前驅了。她們雖然是初出茅廬的，才被解放出來的女性；但是在玉同志的心裏，以為那正像初春的嫩芽，尤其是從最下層的地下吐出來的嫩芽，牠越發能夠在艱難困苦之中成長，越發能夠在革命的陣營裏負着重大的責任。

她們兩人的互相模倣的尖尖的鼻子，一樣強健的身體，雖然阿花莊重而阿葉活潑，但是却藏着從前被舊社會所忽視了的智慧。而這智慧給玉同志發見了！

“玉同志！這裏呢！”阿葉叫道。

於是用着同志的熱情，玉同志緊握着她們的手。“去罷！開會了！”

大會開始了。響了三下槍聲作開會的禮儀，接着便宣布開會的禮典。接着便有×衛隊長作一次簡短而熱烈的報告，說着這次鬥爭的經過，和應該怎樣去慶祝牠。同時這其中雜着許多掌聲。當阿花站到檯前去的時候，掌聲更響，而同時雜着一些潮

笑聲。但是她鎮定着，看了一下子檯下的黑壓的羣衆的頭，有些還是戴着笠子的；立即她又望向前面的竹林去，她說了：

“農友們！姊妹們！……”

“大聲點呀！”

“怕害羞便別上台去！”

於是她提高着響聲說下去，好像很熟練的樣子：

“今天是婦女節，又是祝捷會，我們是很高興，很熱烈地來紀念牠！我們這一村的和地主，劣紳苦鬥的經過，剛才已經有隊長同志報告了。現在我要來報告婦女節的故事……”

於是她一句一句地把婦女節的故事說下去，說得很真切。熱情在她的心裏緩緩地燒起來了，她從俄國的工女的要求麵包與政權，一轉便轉到中國的工女，又一轉而到農村的婦女。說話中間也有了煽動的語句了。她的聲音也更加響亮起來了，而且是非常的銳耳的。她高聲說道：

“我們婦女被壓迫幾千年了 現在正是我們出頭地的時候了！我們不要永生永世做奴隸，我們也起來罷，和俄國的婦女一樣，大聲地要求自由與麵包罷……我們不要以為我們一村勝利了，便只是高興着，我們還要想到別的鄉村，別的縣城，別的省分！在那裏，有着更多被壓迫的婦女啊！……”

於是她又說到城市的女工的痛苦，以及她們的鬥爭，而這些都是玉同志和她零星地說過的。但是連玉同志也還不知道為甚麼她會說出來。其實連她自己也是不知道的呢，她只覺得她的舌頭不是她所有的，而是受了一種強大的力量所支配着。——她的舌頭好像變成羣衆的，是在服從着羣衆的意志。

“……所以我們應該把我們的力量進展到縣城去，別都會去，到全世界去！”

她偷了那隊長同志的結語作結；在如雷的掌聲之中她退到後面來了。

“好！好！是我們七區田的第一個女英雄！…

…” 檯下浮上一個粗大的讚美聲，接着便有一些“女英雄萬歲”的歡呼。

“同志，你成功了！”那農會長對她這樣說。

而她的心在急跳着，兩頰燒紅着；她真的進一步地成長了！——玉同志的心頭是如何高興啊！她用着驚喜的眼光注視着她。暗自吶罕着：“真是意外的成功呢！”

但是阿葉可糟了。她的歌被一陣掌聲嚇跑了。只是“起來！全世界的勞工婦女！起來！全世界的勞工婦女！”連第二句也忘了。她又羞又急，恨恨地望着四週一下便退了回來，幾乎哭出來了。但是檯下的羣衆接着便唱着××歌，和呼口號。而在這羣衆的宏大的聲中，也沒有高興，也沒有失望，只有集團的情緒和集團的意志，熱烈地而又堅強地，合成隊子示威巡行去！……

第二天，玉同志一早便去看她們，安慰着阿葉道：

“葉同志，你別發愁，機會多着呢！”

“我發甚麼愁？不過，我真有點氣惱，爲甚麼聽見掌聲便心跳起來呢？”阿葉皺攏着她的活潑的眉頭。

“那是沒有經驗，第二次便好了。”

“我也是這麼想着呢。可是我的姊姊……”

“你的姊姊着實，所以馬到成功……”

“並且，並且她沒夜日地練習着呢！……不過我往後也學她沒夜日地練習着，飯也可以不吃的！”

玉同志和阿花都笑起來了。

“可是，”阿葉很誠懇而急切地說，“玉同志，在甚麼時候才有機會呢？玉同志可在甚麼時候……”

“有機會！有機會！你別着急罷！五一節就要到來了，你再來一下，五一節……”玉同志說着又笑着，緊握着她的手，高興着阿葉的不灰心。於是她不自覺地又——

——起來！全世界的勞工婦女！

起來！全中華的被壓迫的女囚徒！……

長  
江  
圖  
書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7913B

*Handwritten signature or mark*



柳亞子藏書

No.1504

